

汉律辑证

—



漢書
律
車
馬
轂
周

門人周聲溢敬署

光緒己亥孟夏月
刻於湘水校經堂

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

太史公素王妙論

皋陶謨虞始造律

風俗通

筦子

曰令者令民知民事

本書鄭鑄刑書晉作執秩

張斐律序魏文侯師於

李悝集諸國刑典造經六篇

一盜法

二賊法

三囚法

四捕法

雜法六具法商鞅傳授改法爲律

唐律疏議疏按晉書刑法注
悝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士

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劫捕故著網捕二篇其略

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具律論

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

漢相蕭何承秦法作爲律令

宣帝紀地節四

年注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廢戶三篇今

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

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八十八篇

晉書刑法志按御覽刑法部引
張斐律序趙禹作朝會正見律序

武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遵漢世之輕

見循吏列傳序然法

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傳

桓譚司徒辭訟久者

數十年事類溷錯不良吏得爲因緣陳寵辟司徒鮑昱府爲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見陳寵傳應劭刪定律令撰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治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其重複奏之見本傳及六帖蓋漢之律書出於小杜見文苑英華三百引沈約授蔡法度廷尉制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三千六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五百餘言晉書刑法志歷魏晉迄隋唐書之存者建武律令故事律略論廷尉決事廷尉駁事廷尉雜詔書而已今惟唐長孫无咎律疏三十卷亡而復存其原本於漢律者文沒不見王伯厚玉海漢制攷中引十餘事貴墀喜其存而惜其少妄有增益欲仿漢官

儀諸書之輯別爲漢律一編以蒐采未富久稽卒業今夏元和江學使建霞見贈所刊靈鵠閣叢書乃知洨民已先我爲之擣拾寥寥未塞鄙意因檢所未卒業者傭鈔存篋凡得百數

條逐條各注原書原書字句稍有刪節者曰見某書其未明引律文而制詔所定其入律可知及推求所坐罪名彼此互證決爲律文所有則竟以所坐當之而徵引本事分注下方先後鄭注經或稱漢法法卽律也許洨長說文或引漢令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著令甲稱其忠焉瓊曰以非制故特著令杜周有言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疏爲令杜預律序律者八以正罪名令者八以存事制二者相須爲用黃香傳引田律作田令後漢書禮儀志引漢律金布令是令亦律也異名同物無關限斷

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廢律有
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盜律以下見晉書刑法志既未睹其全書無
從強爲隸目今之律目非蕭何所有尤無取焉秉燭餘光照不
及遠取爲嚆矢謹俟來詰光緒二十三年季夏朔巴陵杜貴
自敘

漢律輯證一

桐華閣叢書

夷三族史記秦本紀文公二十年法初有夷三族之罪張晏注父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後書崔寔傳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梶首故謂之具五刑前書刑法志夷三族者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梶其首菹其骨肉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呂后初除三族罪孝文元年詔丞相太尉御史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勿取云其後新垣平爲逆復行三族之誅又李陵傳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按據此是三族者卽文帝所謂父母妻子同產也如淳注非仲尼燕居三族注父子孫也儀禮士昏禮注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鄭康成所謂三族如此周禮秋官司烜氏鄭司農注屋誅謂夷三族無親屬收葬者無親屬收葬則是并母族妻族盡誅矣三代時烏得有此故後鄭不從後書肅宗紀元和元年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賢注卽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妻族蓋承如淳之謬

要斬周禮秋官掌戮注斬以鉄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祝禱要斬屢見王子侯功臣諸表

棄市亢倉子楚平王棄左右近習三人於市史記昭襄王五十二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注秦法論死於市謂

之棄市景帝紀中二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磔注應劭曰先此諸
臥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
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按斬者皆裸形伏
鑽張蒼傳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

除肉刑

史記孝文本紀集解李奇曰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

當黥者髡鉗爲城旦春當

劓者笞三百

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者及殺人先自告

除之當黥者

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左右趾者笞五百也及

吏坐受賊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棄

市

命者名也成其罪也此三罪論名而又犯笞罪卽皆棄市已上見西漢會要

周禮秋官司刑注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爲

俗古刑入亡逃之世類歟宮若今宦男女也賈疏宦男女卽宮

人婦女及奄人使守內閣者也史記文帝紀索隱引崔浩漢律

序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云以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之

也愚按孝景元年詔孝文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史記宮刑作肉刑据下重絕人之世宮刑爲是且上已言除誹

誹去肉刑不當復舉

據此是文帝除之矣景帝紀臥罪欲腐者許之至武帝而司馬遷及張安世兄賀以衛太子賓客下蠶室光武二十八年三十一年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女子

宮明帝永平八年詔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其大逆無道殊死者
一切募下蠶室章帝建初七年元和元年章和元年詔犯殊死
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和帝永元八年詔犯大逆募下蠶室
女子宮永初中陳忠奏除蠶室刑未見施行是終漢之世以宮
刑代死罪也尙書呂刑正義漢除肉刑墨劓剕耳宮刑猶在隋
開皇初始除男子宮刑周禮秋官司刑疏漢文帝十三年赦肉
刑所赦者惟墨劓與刖三者其宮刑至唐乃赦也愚按文帝嘗
用賈誼言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旣以
鉄代膾矣陳寵傳又云帝遂詔有司絕鉛鑽諸慘酷之刑鑽
者鑽去其膾骨卽膾刑也則肉刑亦未盡除矣宮刑可知

大造爵滿十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城旦春者皆

耐爲鬼薪白粲

惠帝紀

王折續通考徒者奴也蓋奴辱之謂
男子入於罪戾法當任以工役卽漢之城旦春

也是

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春

通志注皆四歲刑律說曰男女爲論
決髡鉗輸邊晝日防寇虜夜暮築長

城女子無軍令之事但春食徒者也

滿三歲爲鬼薪白粲

應劭注鬼薪爲宗廟取薪白粲擇米使正白粲

然通志注鬼薪作三歲史記集解如淳曰皆三歲刑

鬼薪白粲

律說鬼薪作三歲

一歲爲隸臣妾

鄭樵通志隸臣

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注云罪降爲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後書張皓傳注引前書音義曰司寇二歲刑輸作司寇因以名焉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引張湯定律完爲城旦春上爲諸當髡者四字免爲庶人下接逃亡以耐罪已上不用此令有爵者七十者未斲者皆不爲奴等句

顧山

平帝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如湻注引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遣歸後書光武帝

紀注引前書音義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顧人於山伐木名曰顧山

完而不髡曰耐

史記趙奢傳索隱据江遂引漢令淮南王安傳集解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耏鬢故曰耏古耏字從彑髮膚之意蘇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如淳曰律耐爲司寇爲鬼薪白粲耐任也蘇林曰一歲爲罰作二歲以上爲耐耐能任其罪孝惠帝紀卽位詔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按秋官掌戮鄭司農注完者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

罰作

周禮秋官司圜任之以事鄭司農注引漢法史記馮唐傳雲中守魏尚削其爵罰作之金世宗大定間濟南尹梁肅

疏言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镣居役歲滿釋之按後書謂之輸作司寇又有輸作左校輸作右校輸作若盧

復作

宣帝紀注李奇曰復作者女徒也謂輕罪男子守邊一歲

女子軟弱不任守復令作於官亦一歲故謂之復作徒也孟康曰復音服謂弛刑徒也有赦令詔書去其鉗釦赭衣更犯事不從徒加與民爲例故當復爲官作滿其本罪年月日律名爲復作也師古曰孟說是也神爵元年中都官徒弛刑注李奇曰弛廢也謂若今徒解鉗釦赭衣置任輸作也趙充國傳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釦者也弛之言解也

在徒役者不得衣絲絮

後書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詔徒皆弛解鉗衣絲絮注舊法在徒役者不得衣

絲絮今

鈸左趾

史記平準書索隱鈸踏腳鉗張斐漢晉律序狀如跟衣著足下重六斤以代蹠朱穆傳繫趾注以鐵著足曰鈸

榜笞立

後書章帝元和元年詔引律掠者惟得榜笞立注立謂立而考訊之

笞 加笞

刑法志景帝定令當笞者笞臀如淳曰先時笞背也元年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

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中六年詔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景帝紀定筆令笞者筆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脣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按唐律疏議今律云累決笞杖者不得過二百蓋循漢例也

鞭杖南史蕭琛傳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古人多恥爲此職後漢紀曰明帝時政事嚴峻故卿皆鞭杖左雄上言九卿位次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序之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上卽除之前書丙吉傳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師古曰督謂察視之按尹歸翁傳有論罪輸掌畜官使研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若以督爲察視則笞督不辭矣吳仁傑引晉令曰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謂督爲決罰之名不與督責同義

頌繫惠帝紀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師古注盜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如淳曰頌者容也言見寶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和帝紀永元九年復置若盧獄官注漢舊儀曰主鞠將相大臣也

有罪失官爵稱士伍史記淮南厲王傳如淳注引律按前書師古注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

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年武安君有罪爲士伍遷陰密如湻曰嘗有爵而以罪奪之謂之士伍自二級以上有刑罰則貶爵自一級以下有刑罰則別矣藝文類聚五一王粲論爵云依律有奪爵之法按奪爵遷遷勿奪爵見秦始皇十二年紀淮南王長傳皆當免官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功臣表悼侯周昌曾孫沃侯國士伍明詔復家師古注舊有官爵免爲士伍而屬沃侯之國也

贖尙書舜典正義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惠帝紀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注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四縑矣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武帝紀太始二年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明帝紀中元二年詔天下亡命自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春十四匹完城旦春至司寇作三匹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首者半入贖章帝紀建初七年詔亡命贖死罪縑二十四匹云與中元二年詔同按御覽引後漢書永平十四年詔四十匹作二十四匹中元三年詔五匹作三匹永平十八年詔四十匹改三十五匹章帝建初七年三十匹改二十四匹章和元年十四匹改七匹順帝紀漢安二年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殊死以下出縑贖各有差其不能入贖者遣詣臨羌縣居作二歲蕭望之傳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託假貸至爲盜賊以贖罪

謫徙

魏書刑法志世祖大延五年少傅游雅疏云漢武時始啟

詔令郡國中都官从罪繫囚減从罪一等勿笞詣軍營屯朔方

燉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從者恣聽之女子嫁爲人妻勿

與俱謀反大逆無道不用此書章帝建初七年詔天下繫囚減

死一等勿笞詣邊戍妻子自隨占所在有不到者以乏軍興論

郭躬傳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減从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

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言从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

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从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

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從之安帝紀元初二年詔郡

國中都官繫囚減从一等勿笞詣馮翊扶風屯妻子自隨占著

所在女子勿輸亡命从罪以下贖各有差其吏人聚爲盜賊有

悔過者除其罪

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

元帝初元五年除此令應劭曰舊時相保一人有過

坐之皆當

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

景帝紀如淳注引律後書阜陵質王延傳王前犯大逆罪

惡尤著經有正義律有明刑注前書音義曰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斬武帝紀征和三年丞相屈氂下獄要斬

妻子梟首鄭氏曰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功臣表嗣侯公上廣德元光五年坐妻大逆棄市史記將軍公孫敖傳坐妻爲巫蠱族孔光傳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光議以爲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

三國魏志毛玠傳鍾繇引漢律唐會要三十九漢律妻子沒爲奴婢周禮

秋官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橐注鄭司農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安帝紀永初四年詔建初以來諸祚言他過坐徙邊者各歸本郡其沒入官爲奴婢者免爲庶人按此卽前書鼂錯傳注所引收孥相坐律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孝文本紀有司皆曰請奉詔書除收帑相坐律令史記將相名臣年表大事記孝文元年除收帑相坐律後書梁統傳文帝除肉刑相坐之法今按安帝紀尙有沒入官爲奴婢者至唐會要猶引爲漢律是肉刑除而相坐仍未除或當時但免黥面與韓非子定法篇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據此則奉法同坐者不止妻帑矣

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

者刎脰

公羊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處曰注按何邵公當据漢法而言

禁錮

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見章帝元和元年詔免官禁錮爰及五屬注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見范書黨錮傳序

歐父梟首

御覽六百四十董仲舒決獄曰甲乙與丙爭言相鬪丙以佩刀刺乙甲卽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

曰歐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爲父子至親也聞其鬪莫不有怵惕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云甲非律所謂歐父

不當坐檀弓子弑父正義引五經異義妻甲夫乙歐母甲見

乙歐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駭云

乙雖不孝但歐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宮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按歐母者殺鄭當據漢法而言晉書殷仲堪言律許取父

母甯依歐置法棄市此可知漢之有歐置父母律矣唐律歐置祖父母父母在鬪訟二

私爲人妻當棄市

御覽六百四十董仲舒決獄甲夫乙將船會海風盛船沒渭流汎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

卽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汎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言夫汎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云甲非私爲人妻也明於法事皆無罪名不當坐

過失殺人不坐汎

周禮春秋官司刺注鄭司農引律玄謂識審也不識若今仇讐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

者過失若舉刀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殺射之按儀禮鄉射禮記射者有過則撻之注有過謂揚矢中人凡射矢中人當刑之今鄉會眾賢以禮樂勸民而射者中人本意在候去傷害之心甚遠是以輕之以朴撻於中庭而已秋官序官注過出罪施賈疏過誤者出之實罪者施刑後書郭躬傳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當腰斬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對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繆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張斐律表曰知而犯之謂之故不意誤犯謂之過失唐律諸過失殺傷人者各依其法以贖論注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共舉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擊禽獸以致殺傷之類皆是

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孝惠卽位詔

年未

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它皆不坐

秋官司刺注鄭司農引今律令

年未滿

七歲貳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

刑法志引成帝鴻嘉

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不坐

宣元康四年詔惠棟後書和帝紀補注云漢律四篇有告

定令

元年

劾傳覆告爲人所告也劾爲人所劾也傳傳捕覆案也見陳羣
新律序唐律八議請減老小在斷獄一按後書來厯傳廷尉張

結議曰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

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

鞫繫者頒繫之

孝景後三年著令見刑法志白帖引作訟繫按唐律老小廢疾在名例四拷決孕婦在斷獄二

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

不得繫當驗問者卽就驗

光武建武三年詔平帝元始四年定著令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其

由驗者卽驗問

魯恭傳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

立子姦母見乃得殺之

公羊桓六年傳注引律解云猶言對子姦母也

狂易殺人

御覽六百四十六引廷尉決事曰河內太守上民張大有狂病病發殺母弟應梟首遇赦謂不當除之梟

曰如故王子侯袁樂平侯訴病狂易免後書

休寵傳杜林奏請行狂易殺人得減重論

輕侮

後書張敏傳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

法敏駁議謂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未有成科頒之律令也又輕侮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

以垂之萬載按周禮地官調人注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爲得其宜雖所殺人之父兄不得讐也使之不同國而已此亦鄭之以漢法釋經可知此法漢末尙未改也

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

地官調人注鄭司農引漢令後書桓譚傳今人

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冤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
殄葉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
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顧山贖罪如是則讐
怨自解盜賊息矣御覽五百九十八引王褒僮約注云漢時官
不禁報怨民家皆高樓鼓其上有急卽上樓擊鼓以告邑里令救助

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

孔光傳丞相方進大司空武引令條之文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按

通典引作犯時唐律犯時未老疾發時老疾者以老疾論

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景帝中五年詔

不爲失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長以其罪名

景帝後元年詔御覽六百四十引漢書高帝詔縣道官

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趨詣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
決謹具爲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當謂處當也讞平議也秋官
詣士有治於士者造焉注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
議者胡廣漢官解詰曰廷尉當疑獄唐律疑罪在斷獄二

受二千石祿廩郡守之等受在下已成之獄官

秋官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注

若今二千石受其獄也疏漢時受二千石祿廩云云

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

陳書

沈洙傳范泉令牒述漢律并引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列其抵隱之意按唐律考囚限滿不首在斷獄一

讀鞫已乃論之

秋官小司寇讀書則用灋注鄭司農引漢法疏云鞫謂劾囚之要辭行刑之時讀已乃論其罪

也尚書呂刑注謂上其鞫劾之辭正義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罪謂之劾宋書謝莊傳漢文傷不辜之罰除相坐之令孝宣倍深文之吏立鞫訊之法後書袁敞傳張俊者蜀郡人蔡邕集俊坐漏洩事當伏重刑已出穀門復聽讀鞫詔書馳赦一等輸左校故乞鞫史記夏侯嬰傳集解鄧展云刑律有故乞鞫索隱案晉唐律諸獄結竟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屬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辨

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鞫

秋官朝士期外不聽
鄭司農引漢法

辭訟有券書爲治之

秋官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
以治則聽
鄭司農引漢法

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

說文
上
下
引楊雄說

先自告除其罪

衡山王賜傳聞律先自告除其罪
按唐律犯罪未發自首在名例五

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

章帝元和二年詔引律

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有司毋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爲虧恩以不道論

平帝

紀定令布告天下按王尊傳御史丞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厯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朱博傳彭宣等劾奏博宰相云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云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是陳赦前事爲虧恩不道漢律必有此文平帝特申令布告耳前書哀帝紀詔有司無得舉赦前事唐律以赦前事相告言在鬪訟四先請秋官司寇注引漢法宗室有罪廉吏有罪墨綬有罪先請疏云漢法中二千石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二千石銀印青

綏縣令六百石銅印墨綏高帝七年令郎中耐以上請之東方朔傳昭平君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宣帝黃龍元年詔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平帝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劉屈氇傳吏二千石有罪先請光武建武三年詔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綏長相有罪先請後書橋玄傳坐事爲城旦刑太尉橋公神廟碑曰臨淄令臧多罪正受鞫就刑沒齒無怨竟以不先請免官南匈奴傳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擅斬之修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抵罪 繢漢書百官志宗正卿歲因計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

保辜 公羊襄七年傳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注古者保辜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徐疏其弑君論之者其身皇首其家執之其傷君論之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家漢律有其事然則知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律文多依古事故知然也功臣袁嗣昌武侯單德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顏注急就篇保辜者各隨其狀輕重令歐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至死則坐重辜也

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

公羊莊十年傳書其重者也何注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昭六年杞伯益姑卒疏引律同接尚書大傳一夫而被此五刑鄭注被此五刑喻犯數罪也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此當是据漢律

爲說唐律二罪從重在
名例六保辜在鬪訟一

考竟

釋名曰獄外曰考竟考竟者考得其情竟其命於獄中也

考竟質帝紀其令中都官繫囚罪非殊外考未竟者一切任出

以須立秋按唐律外罪囚辭窮竟在斷獄一

朱暉傳再遷臨

淮太守數年坐法免注東觀記曰坐考長吏囚外獄中按唐律

考囚不得過三度後書韓稜傳竇氏敗稜典案其事深竟黨

與安帝詔自今長吏被考竟未報自非父母喪無故輒去職

者云據已上紀傳所述非竟命於獄中乃考實以竟其事耳

秋官司烜氏若屋誅則爲明龕焉注引漢法

板記錄量數多少並善惡按諸葛豐傳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

職金揭而璽之注既揭書揔其數量又以印封之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揭牘疏云揭卽今之板揔卽今之錄記文書謂以

板記錄量數多少並善惡按諸葛豐傳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

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

詞何並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因自稱奴得脫死邪

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

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此鄭注揭頭明書罪法爲漢法之證

李固傳大書帛於其背惠棟後漢書補注賈山云衣赭衣書其

背漢之罪人如此按賈山至言云憐其亡髮賜之

市憐其衣赭書其背玩其文義當是以書背代赭

蠻夷卒有穎

說文系部
下引漢律

蠻夷戎狄有罪當殊之

史記蘇秦列傳集解風俗通義引漢令

作蠻夷長有

罪當殊之

親親得相首匿

公羊傳注引律

鹽鐵論文學曰自首匿相坐

詔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臤皆上請廷尉以聞師古注凡首匿者言爲謀首而臧匿罪人功臣表元朔五年臨汝侯灌賢坐子傷人首匿免孔穎達尚書康誥正義今之律令大功以上得相容隱按唐律同居相爲隱在名例六

婦告威姑

說文女部威下引漢律按唐律告期親尊長在闕訟

四衡山王賜傳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棄市

郡國歲上繫囚目掠笞若瘦臁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

殿最目聞

宣帝地節四年詔蘇林注囚徒病律名爲瘦如湻注

臁若飢寒瘦臁獄中則此所謂若瘦臁者統飢寒及疾病而言白帖拷訊門引宣詔繫者或以掠辜瘦臁獄中

瘳

薛宣傳應劭注以杖手歐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瘡瘍者律謂瘳

白帖漢博士申咸毀薛宣子况賂客

楊明瘳破咸於宮門外斷鼻傷脣使不得爲近侍中丞奏況及明皆大不敬棄市廷尉直議咸遇人以不義而瘳者與瘳人罪

同况竟減死唐律

歐

折毀耳鼻在鬪訟一

以重論

高帝五年詔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後書陳寵傳漢舊事論獄報重常

盡三冬之月賢

注重死刑也

減死一等

魏志鍾繇傳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卽爲減按魏時仍承漢法

爵減

薛宣傳爵減完爲城旦師古注以

其身有爵祿故得減罪而爲完也

望後利曰

秋官鄉士協日刑殺注協合也和也和合支幹善日若今時望後利日疏云月大則十五日爲望月小則

十六日爲望利日卽

合刑殺之日是也

錄囚

後書百官志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注引胡廣曰縣邑囚徒皆閱錄視參考辭狀實其真僞有侵冤者

即時平理也前書雋不疑傳每行部錄囚徒師古注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不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按

唐律疏議釋文赦則罪無輕重降則減重就輕慮則又與降同然降自減免慮是奏免赦降慮三者名殊而義歸於赦

赦初學記二十漢舊儀云踐阼改元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从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赦者皆赦除之命下

丞相御史乘傳駕行郡國解囚徒布詔書

郡國各分遣吏傳廄車馬行屬縣解囚徒

母子兄弟相代死赦所代者

後書陳寵傳按范曇論云聞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

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據也

漢律輯證二

桐華閣叢書

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

惠帝紀應劭注引律按高帝紀漢王四年八月初爲算賦如淳注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周禮天官司會注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

算天官九賦注皆未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矣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見惠帝六年紀通典食貨應劭曰之算亦不頓謫之自十五至二十爲五等每等加一算也

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見惠帝六年紀通典食貨應劭曰使五算罪謫之也劉攽曰予謂女子

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

田疇

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

寸已下爲疲癃

高帝紀如淳注引律律歷志如淳注家業世相傳爲疇宋祁曰南本世相傳爲疇下有歷年二

十二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也官本考證臣浩案史記集解亦引如淳此條作律年二十二云蓋引漢律文也宋祁所見之南本作憲亦誤史記孝景本紀男子二十而得傳索隱引荀子云傳正卒也小顏云舊法二十三而傳今改也

口賦錢

昭帝元鳳四年詔母收四年五年口賦如淳注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

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也光武紀注引同貢禹傳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民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元帝命民七歲乃出口錢御覽一百五十七零陵先賢傳曰鄭產爲白土嗇夫漢末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產乃勅令民勿得殺子口錢自當代出因名其鄉曰更生鄉理道要訣云漢高祖每歲人常賦百二十錢至孝文時省儉減至四十武帝時邊費廣人產子三歲則出口錢孝宣減人算三十孝成減四十光武有產子復以三年之算按昭帝元平元年詔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十三上許之武帝紀太初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且於口賦之外增三錢以補車騎馬之用所謂馬口錢也昭帝元鳳二年詔郡國無斂馬口錢按此條雖在漢儀注中以上二條例之不應爲律文所無且漢之禮儀本與律令同錄說見末卷注

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

課息

食貨志武帝著令功臣表嗣侯召延元封六年坐不出持馬要斬師古曰時發馬給軍匿而不外出也

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

見食貨志下武帝

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爲息什一也昭帝始元四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靈帝

中平元年詔
公卿出馬等

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

史記吳王濞傳索隱引律元鳳四年詔更賦逋未入者勿收如湻曰更有

三品有卒更踐更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二月也後書明帝紀注更謂戍卒更相代也賦謂雇更之錢也食貨志曰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此後遂改易有適乃戍邊一歲耳律說戍邊一歲當代罷若

有急當留守六月見溝洫志如湻注續思良前韓尚言蘇龜錯傳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

民不繇貲錢二十二

說文貝部貲下引律此繇稅見上條

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民得以律占租注如

販賣租銖

食貨志引此律師古曰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
錙銖而收租也貢禹傳宜罷采珠五金鑄錢之官

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
皆依田畝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愚按禹言市井勿得販賣珠
玉金銀故平其錙銖而收租之律可除耳未論及田畝之稅當
從食貨志注舊唐書刑法志漢氏撥亂思易前軌尚行菹醢之
誅猶設錙銖之禁

貢禹傳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
家毋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

田租稅

史記將相名臣表大事記孝文十三年除肉刑及田租
稅律

光武帝紀引景帝舊制田租三十稅一昭帝

元鳳二年六年詔今三輔太常
穀減曠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

斂民錢以田爲率

公羊哀十二年用田賦注若今漢家斂民錢
以田爲率矣桓帝延熹八年令郡國有田者

畝斂十錢也

解衣耕謂之襄

說文衣部引漢令

畧田株艸

說文田部引漢律

中傷二三實除減半

周禮地官司稼出斂注引漢法疏謂十分
之內傷二分三分餘有七分八分在實除

減半者謂就七分八分中仍減去半不
稅於半內稅之以凶荒所擾饒民法也

諸侯在國名田他縣罰金二兩

哀帝紀如淳注引令甲有司條奏諸王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

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如
淳曰名田國中者自具所食國中也既收其租稅又自得私田
三十頃名田縣道者列侯有不之國者雖遙食其國租稅復自
得田於他縣道公主亦如之不得過三十頃又諸侯王奴婢二
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上十歲下不
在數中賈人皆不得名田爲吏犯者以律論諸名田畜奴婢過
品皆沒入縣官按以律論云可知漢律有名田畜奴婢過品皆
沒入縣官之文食貨志云以丁傅董賢皆不便之寢不行是不
復行此律也唐律占田過限在戶婚二應輸課稅在廡庫一

非始封十減二

宣帝紀復其後世疇
其爵邑張晏注引律

八月案比

地官小司徒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鄭司農云若
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賈疏漢時八月案比而造籍書

後書皇后紀漢法常
因入月算人是也

宗室及關內侯皆復

功臣表元康四年曹參元孫之孫杜陵公
乘喜詔復家孟康曰諸復家皆世世無所

與得傳吏有復除八十九十復羨卒癃不可事者復之

地官鄉大夫注

鄭司農曰漢法癃不可事不算卒可事者半之

地官以保息六注引漢法疏云癃病不可給事

不計以爲士卒可事者不爲重役輕處使之取其半功而已

臣年八十復二算

白帖六十引漢武令復二

唐律戶婚有應復除不給日之算不預兵革之賦按

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一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文帝元年詔議令

郡國有穀者給廩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

者光武建武六年詔命郡國有穀者云如律注漢律今亡按前書儒林傳序它如律令師古注此外並如舊律令可證此詔

時舊律云爲漢

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

夫勿算一歲

章帝紀元和二年著爲令明帝紀永平九年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

者皆賜妻父口若男同產一人復終身其妻無父兄獨有母者賜其母錢六萬又復其口算

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

蕭望

之傳引金布令甲

不幸死所爲櫬傳歸所居縣賜以衣口棺也

金布令按

高帝紀漢王四年八月下令軍士不幸死葬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葬者爲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此漢令之始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見秋官小行人注引漢法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

事因以名篇又高帝紀注金布者令篇名若今言倉庫令也

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

章帝元和三年詔按

所謂如律者先有是律而今如之據此詔是漢舊律有稟給嬰兒之文凡言如律者準此

列侯太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有徵捕

文帝紀七

年

律二

四

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爲盜三千石聽者與同罪

景帝後三年詔

治河卒平賈一月得錢二千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

溝洫

如淳引律宣帝時大司農陽城侯田延年坐增蹴直自入自殺見本紀師古注

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

宣帝元康三年六月著爲令順帝永建四年詔

民入山鑿石發洩藏氣有司檢察所當禁絕者如建武永平故事

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爲雇耕傭賃種餉糧也古字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其

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元年詔令

衛士給徭役

地官敘官司徒注此謂民給徭役若今衛士矣疏若今衛士者衛士亦給徭役故舉漢法况之貢禹

傳諸離宮及長樂宮
衛可減太半寬徭役

商者不農

黃香傳引田令

惠棟後漢書補注案劉般傳曰永

平中下令禁民二業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
田者不漁捕是商者不農之令始於永平也愚按般傳明言先
是時禁民二業又桓譚傳疏陳時政所宜云理國之道舉本業
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注
高祖時令市井不得宦爲吏據此不得云始於永平

民告繕者以其半與之

武帝元鼎三年令本紀元狩四年初算
繕錢李斐曰繕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

錢出算二十也按食貨志諸賈人未作貲貸賣買居邑貯積諸
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繕錢二千而算
一諸作有租及鑄率繕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
輶車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
悉戌邊一歲沒入繕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史記張湯傳排
富商大賈出告繕令正義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
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
云一算百二十文也愚按一算百二十文據志繕錢二千算一
四千算一是二千四千之中取百二十若如李斐所云一貫千
錢出算二十則是千錢出二十算以算百二十計之當出錢二
千四百決無此重

斂之法斐注疑誤

律二
以子息出貸人合收租

見王子侯表旁光

加貴取息坐臧

周禮秋官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

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臧疏曰云雖有騰躍其贏者謂

販易得利多少者爲騰躍其贏謂其贏利騰躍一躍而出故晉灼曰言市物賤預買畜之物貴而出賣之故使物騰躍是其事

以利出者與取者依常契獲利取者又騰躍所贏二者俱有利物違國服則爲犯令得刑史記功臣侯表邵侯黃遂元鼎元年

坐賣宅縣官故貴國除按唐律市司評物賈在雜律一

不償人債

外戚恩澤表元狩二年嗣侯田祖坐當歸輶侯宅不與免功臣表孝文三年嗣侯陳信坐不償人債過六

月免此李悝假借不廉律也唐律負債違契不償在雜律一

市買爲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訟則案券以正之

秋官士師傅別鄭司農注

引漢法唐律買奴婢牛馬立券在雜律

稟假貧人

後書竇憲傳壞坐稟假貧人徙封羅侯不得臣吏人注稟假貧人非侯家之法故坐焉虞詡傳是時長吏

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爲義錢託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詔上疏云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按唐律出納官物有違在廩庫 馮勤傳注朱浮坐賣弄國恩免

郡被災害

何武傳出爲清河太守坐郡中被災害什四以上免

唐律部內旱澇霜雹在戶婚二按災害至什四爲重成帝始元年詔郡國被災十四以上毋收田租哀帝初卽位詔令水所傷縣邑及其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下逮靈帝熹平四年亦詔令郡國遇災者減田租之半其傷什四以上勿收責蓋所傷過二三則實除減半之舊法不足以饒民太守坐此免

任亦災異策免三公之例與

皮幣率鹿皮方尺直金一斤

孝武本紀索隱引漢律

則與繩期半之
則各無所犯苦惱由
以有錢財不滿十萬者
則或田地安帝時詔令
禁求財物至月四百石
日俸六百石四員免
其家則又可得一百石
則謂之半俸也此則
自漢魏以來皆然之
故曰半俸也

漢律輯證三

桐華閣叢書

主守盜直十金乘市

陳咸傳如淳注引律薛宣傳注律條臧直十金則至重罪孟注法有主守盜斷官錢

自入己也匡衡傳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爲庶人馮野王傳爲左馮翊部督郵掾趙都案池陽令都得其主守盜十金收捕玉海漢制考漢時以金價計臧故謂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按唐律監臨主守自盜在賊盜

三功臣表嗣湘成侯監益昌五鳳四年坐爲九真太守盜使人出買犀奴婢臧百萬以上不道誅

行言許受賄

公羊宣元年傳注當坐取邑未之齊當坐者由律行言許受賂也十年傳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

齊也疏似若漢律行言許受財之類

諸爲人請賄於吏以枉法說文賄以財物枉法相謝也

事已行爲聽行者皆爲司寇

外戚恩澤侯表平丘侯王遷地節二年坐平尙書聽請受臧六百萬

自殺如淳注引律師古注有人私請求而聽受之王子侯表嗣沈獻侯受元狩五年坐爲宗正聽不具宗室耐爲司寇師古注受爲宗正人有私請求者聽之故於宗室之中事有不具而受獲罪史記功臣表臨汝侯灌賢元朔五年坐行賄罪國除前書功臣表孝文十三年嗣汾陰侯周意坐行賄髡爲城旦武帝建元六年嗣樂平侯衛侈坐買田宅不法有請賄吏从按唐律有

所請求受人請賊在職制二杜業傳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坐免就國服虔注業受立屬請爲不敬

恐曷

獨亦作曷作喝公羊僖十四年傳是見恐曷而亡戰國策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

取財

王

侯表元狩三年平城侯禮坐恐獨取雞以令買償免侯元鼎三年嗣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獨受賊棄市師古曰獨以威力脅人也賊枉法以財相謝鴻嘉三年嗣侯德天坐恐獨國人受財臧五百以上免侯建昭四年籍陽侯顯坐恐獨國民取財物免

晉張斐上律表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守將

中有惡言恐獨按唐律恐獨取人財物在賊盜三

詐取

功臣表孝景六年嗣侯楊毋害坐詐給人臧六百免侯元狩元年嗣侯酈平坐詐衡山王取金免侯按唐律詐欺官

私取財在
詐僞一

敢有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

尚書微子

正義引漢魏律義引漢魏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

物者棄市

見史記張釋之傳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

棄市呂后本紀集解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

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

也按唐律盜大祀神御物在賊盜三

盜園陵物

御覽一百二十八引漢書宣帝地節四年任宮爲太常

不屬郡縣其入盜柏者棄市

漢諸陵皆屬太常

李蔡傳以丞相

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

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當下獄

自殺功臣

表元鼎四年嗣侯張良坐入上林謀盜鹿

又搏掠完爲城旦外

戚恩澤表樂安侯匡衡建始四年坐穎地盜土免

又陽城侯田延年坐爲大司農盜都內錢三十萬自殺如淳曰天子錢藏中

都內又曰大內陳湯傳衡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穎命蠻夷中

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獲康居財物

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

雖在赦前不宜處位外戚孝宣許皇后傳父廣漢少時爲昌邑

王郎中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鞍

以被馬發覺罪當死有詔

募下

贊室

搏掠見功臣表師古曰搏掠搏擊掠襲人財搏或作博

一曰六博也掠意錢之屬皆謂戲而取人財也元鼎四年嗣侯蔡

辟方坐博掠完爲城旦

元鼎元年嗣侯黃遂坐博掠奪公主馬

髡爲城旦

陳羣新律序曰雜律有博戲唐律博戲賭財物在雜

律

博立一子於中央謂之

梟

見考工記察其蓄注疏

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死

光武建武十八年詔引此令云開殘

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

二

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

皆歎

史記楊僕傳引沈命法又見前書咸宣傳應劭曰沈沒也
敢匿盜賊者沒其命也漢舊儀御史大夫遣郡國計吏

敕問今年盜賊孰與往年得無有羣輩大賊奏上外戚恩澤表
高陽侯薛宣永始二年坐西州盜賊羣輩免杜緩爲太常黃龍
中坐盜賊多免光武帝紀建武十六年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
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畱迴避故縱者皆
勿問聽以禽盜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
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赦
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唐律將吏追捕罪人在捕亡

首匿羣盜

後書梁統傳武帝軍役數興豪桀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王子侯表元康元年修故

侯福坐首匿羣盜棄市元狩元年平侯遂坐知人盜官母馬爲臧會赦復作師古曰人盜馬爲臧匿之雖會赦猶復作復作者徒役也

王子侯表元封四年畢梁侯嬰坐首匿罪人爲鬼薪元康元年嗣侯崇坐首匿死罪免唐律知情臧匿罪人在捕亡

首匿亡命

王子侯表五鳳三年嗣侯延壽坐知女妹夫亡命笞二百首匿罪免師古曰妹夫亡命又有笞罪而首匿之淮南厲王傳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舍止而藏隱也魏志婁圭傳注坐藏亡命被繫當从

按事在建安中蓋仍漢法功臣表盡清侯
參天漢二年坐匿朝鮮亡虜下獄瘐死

首匿反者

杜延年傳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

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

候史吳臧之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卽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候史吳故三百石吏首隨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

百官公卿表孝昭始元五年軍正齊王平子心爲廷尉坐縱首匿謀反者棄市

所監臨部連坐

白帖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放縱所監臨部連坐之法注云部內有罪並連坐也按唐會要八

十八鹽鐵使柳公綽奏請從今後舉名例律每有官吏犯臧監臨主守同罪及不能覺察者并請准條科處

見知故縱

張湯傳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注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晉書刑法志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

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知不見不坐按史記秦始皇本紀吏見知不舉者與同

罪是此法非抑自張湯王子侯表嗣成陵侯德鴻嘉二年坐弟與後母亂其殺兄德知不舉不道下獄功臣表太初元年邳離侯路博德坐見知子犯逆不道罪免元鼎五年商陵侯趙周坐爲丞相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昭帝紀始元四年廷尉李种

坐故縱臤罪棄市百官公卿表孝昭始元三年膠西太守齊徐仁爲少府坐縱反者自殺朱雲傳遷杜陵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爲槐里令功臣表嗣戚侯李信成元狩五年坐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爲隸臣王嘉傳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孟康曰二千石不以故縱爲罪所以優也唐律監臨知犯法在鬪訟四

與罪人交關三曰已上皆應知情

後書孔融傳引漢律傳事博士焦永爲河東太守

後以事被考諸弟子皆以通關被繫注交通關涉也陳寵傳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前書杜業傳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障塞前過不爲陛下廣持平例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獨不坐是不平也清河王慶不舉正師傅衛訢臧盜見後書本傳

諸囚徒私解脫桎鉗赭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

酷吏義縱傳掩

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臤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服虔注引律按唐律與囚金刃解脫在斷獄一王子侯表攸興侯則太初元年坐篡臤罪囚棄市唐律劫囚在賊盜一

通行飲食

後書陳忠傳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至大辟注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

也史記酷吏楊僕傳盜賊滋起乃使范昆等發兵興擊斬首大
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前書
尹賞傳守長安令捕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數百人皆劾以通
行飲食羣盜元后傳繡衣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
以下及通行飲食者

略賣人

光武紀建武七年詔吏人遭饑亂及爲青徐賊所略爲
奴婢下妻欲去畱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

事按此比略賣人口律罪之也

功臣表元光五年嗣侯陳何坐略人妻棄市鴻嘉三年嗣蒲侯蘇夷吾坐婢自贖爲民後略以

爲婢免按唐律略人略賣人在賊盜

四据魏新律序漢盜律有和賣買人

鑄僞黃金棄市

楚元王傳如淳注引律景帝紀中六年定鑄錢

僞黃金棄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

尚未除先時多作僞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耀窮則起

爲盜賊故定其律也

功臣表武帝元狩五年嗣侯樂買之坐鑄

白金棄市

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

食貨志引律按唐律私鑄錢在雜律

一文帝後復禁鑄錢景帝立人有告鄧通盜出
徵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

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釦左趾沒入其器物

食貨志

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詣鄉吏亭縣廷大物沒入公家小物自

畀

周禮秋官朝士注鄭司農引漢法按唐律得闌遺物在雜律二

無故擅入城門離載下帷

秋官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注鄭司農引漢法賈疏離載下帷者謂在車

離耦耦載而下帷恐是姦故禁之

唐律城內街巷走車馬在雜律一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天官司門注引漢法

內珠入關者死

列女傳珠厓令卒官妻息送歸漢法內珠入關者死

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

汲黯

博應劭

馬弩關昭紀始元五年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孟康

注引律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

得出關案藝文類聚九十三引史記馬高五尺九寸以上不得

出關唐律不應度關在衛禁二按此條雖未明舉律文以上條出關唐律不應度關在衛禁二按此條雖未明舉律文以上條

入關出關推之知必爲律文所有故並錄焉他類此者不復出

夜行

周禮秋官士師軍禁注引漢法軍有譴罰夜行之禁司寤氏以詔夜士夜禁禁宵行者禁夜游者注夜士主行夜徼

候者如今都候之屬疏行夜來往周旋謂徼候者白帖四十八犯夜門霸陵亭吏呵斥廣廣騎曰故李將軍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故爲也文選鮑明遠放歌行注引崔實政論永甯詔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魏志田豫傳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按唐律犯夜門在雜律一

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

無罪

周禮秋官朝士疏引鄭司農舉漢賊律按唐律無故入人家在賊盜三

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

秋官庶氏注引賊律按唐律造畜蠱毒在賊盜二

殺傷人所用兵器盜賊臧加責

疏加責者卽今倍贓沒入縣官注鄭司農

鬪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

薛宣傳引律功臣表

嗣南安侯宣干秋孝景中元年坐傷人免王子侯表南利侯昌地節二年坐賊殺人免唐律鬪故殺用兵刃在鬪訟馮異傳子普嗣有罪國除注東觀記曰坐鬪殺游徼會赦國除

引律人母族史記本末

劫質

後書橋玄傳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貸玄瞋目呼曰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促令兵進玄子亦从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

質皆命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劫質遂絕

三國魏志夏侯愬傳乃著令自今以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由是劫質者遂絕注孫盛曰按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

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以降政教陵遲劫質莫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

國憲韓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據魏新律序漢盜律有持質

制也

自安順以降政教陵遲劫質莫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

國憲韓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

焉據魏新律序漢盜律有持質

奴婢射殺人棄市

光武建武十一年詔除此律

炙灼奴婢

光武建武十一年詔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庶民按如律者卽論以炙灼奴婢之本律也詔

又云殺奴婢不得減罪東觀漢記首鄉侯段曹會孫

勝坐殺婢國除按唐律主殺有罪奴婢在鬪訟二

非法

前百官表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後書百官志御史中丞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

侍御史掌察舉非法受公卿郡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都官從

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其餘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

將下斬之丁鴻傳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

文書察舉非法桓譚傳極言識之非經帝大怒曰譚非聖無法

誹謗証言

高后紀除三族臯証言令師古注過誤之語以爲証言文帝紀二年五月詔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

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自今有犯此者勿聽治師古注高后元年詔除証言之令今此又有証言之罪是則中間曾復設此條也按律歷志元鳳二年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俊梧育効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祥之辭作証言欲亂制度不道下吏楊惲傳廷尉定國奏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爲証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嚴延年傳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据此是文帝雖除此令而後復行之哀帝又除誹謗証欺之法章帝元和元年詔諸以前祔惡禁錮者一皆除之而安帝永初四年復有諸証言他過坐徙邊者各歸本郡之詔順帝時趙騰上言災異有司收騰繫考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璽法楊仲良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王安石云惠帝除挾書律三族令文帝除誹謗証言除祕祝法皆蕭何法之所有按唐律証言在賊盜二李變傳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食貨志張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比師古曰比則例也決事比見秋官大司寇鄭司農注張斐律表曰逆節絕理謂之不道翟方進傳不道賊注如傳時御史大夫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會赦候史吳自出繫不道高引律殺一家三人爲不道按史記酷吏杜周傳獄久者至更數載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証以不道前書杜延年傳時御史大夫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會赦候史吳自出繫

賦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延年奏記光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陳湯傳廷尉增壽議以爲不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爲罪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無比者先以聞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徒雖頗驚勸所流行者少不可謂惑眾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人不敬也據此二傳云知漢律不道非有專科讞者欲與重比則以坐之故同一非所宜言陳湯傳爲大不敬師丹傳爲大不道而楊秉韋著二人被徵不至有司並劾以大不敬樂成侯丁義言五利侯且以不道棄市矣鮑宣傳盲坐距閑使者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宋祁曰南本無不道二字按匈奴傳下元帝卽位明年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卽與爲盟約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爲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於天羞國家傷威重不可得行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趙充國傳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朱博傳彭宣劾奏博玄晏股肱大臣云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嚮臣傾亂政治奸人之雄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據已上各傳文知不道重於不敬又按馮野王傳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鳳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



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師古注
假託法律而致其罪也薛宣傳博士申咸給事中毀宣不供養
行喪服宣子况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賊客楊明令遮研咸宮
門外斷鼻脣身八創御史中丞眾等奏言敬近臣爲其近主也
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上浸之原不可長也况首
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廷尉直以爲本爭私變雖於
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
大不敬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陷从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
施行据此知不敬大不敬亦如不道之無正法按秋官士師職
注詔司寇若今白聽正法解也是漢時聽斷獄訟各有正法
左道杜欽傳背經術左道大辟王商傳左將軍丹奏商執左道
以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爲上戮李尋傳
光祿勳光祿大夫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
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皆伏誅媚道內宰注引漢法
劫奪功臣表嗣侯孫襄太初元年坐擊番禺奪人虜掠从
使人殺人前書功臣表嗣侯陽戎奴元狩五年坐使人殺季父
市武安侯愬元壽二年坐使奴殺人免樂侯義坐使人殺人髡
爲城旦陽興侯昌坐朝私畱它縣使庶子殺人棄市富侯龍元
康元年坐使奴殺人下獄瘐死功臣表嗣侯蕭獲永始元年坐
使奴殺人減死完爲城旦百官公卿表鉅鹿太守朱壽爲廷尉

元鳳五年坐侍中邢元下獄風吏殺元棄市外
戚恩澤表嗣侯姬君當坐使奴殺家丞棄市

謀殺人

梁孝王傳羊勝公孫詭謀刺袁盎自殺外戚恩澤表嗣章武侯竇常生元狩元年坐謀殺人未殺免

殺人

外戚恩澤表輒侯薄昭孝文十年坐殺使者自殺諸侯王表嗣廣川王去本始四年坐亨姬不道廢徙王子侯表嗣

侯福

太初元年坐殺弟棄市按諸表中坐

殺人

棄市免侯者多有略舉重者見例焉

誣告

宣帝元康四年詔師古注誣告人及殺傷人皆如舊法功臣表義陽侯衛山太始四年坐教人誣告眾利侯當時棄

市罪獄未斷病臥後書彭城王恭傳國相趙牧誣奏恭祠祀惡

言大逆不道恭上書自訟朝廷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會赦免

臥孝明八王陳敬王傳愍王寵嗣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

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云酺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

爲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按唐律誣告反坐在鬪

訟三 王嘉傳故事尙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臥

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師古注所以丁甯告者

之辭絕其相誣也據魏新律序漢廄律有告反逮驗

詆欺

薛宣傳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匡衡傳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方下有司問狀翟方進傳從甘泉行馳道中

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竑大夫平當給事中

奏言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

成罪孫寶傳鄭崇下獄寶上書云天子不說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尙書僕射崇冤請獄治尙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心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其免爲庶人後書陳忠傳尙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按以上各傳並舉詆欺爲罪名知詔書所云無以詆欺成罪必已著爲律令矣除任子令及誹謗詆欺法見哀帝紀

賴太尉
處士之子，人所知矣。余嘗笑其船五千令入指揮，謂其果莫勇也。餘
謂其欲盡其才，則可也。其子與其父同也。故其子與其父同也。故其子與其父同也。
賴出其家，故其子與其父同也。故其子與其父同也。故其子與其父同也。
舉措而齊，則無以謂之子也。因計其子，則無以謂之子也。因計其子，則無以謂之子也。
后賴賈人，如商道，則其子與其父同也。故其子與其父同也。故其子與其父同也。
如此，則其子當有以繼其家，而其家不絕。如此，則其子當有以繼其家，而其家不絕。

漢律輯證四

桐華閣叢書

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藝文

志引蕭何律說文敘尉律學童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云同

司空主水及罪人

百官公卿表如淳注引律賈誼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史記灌將軍傳劾繫都司空正義

如淳引律同都水治渠堤水門

百官公卿表均官都水兩長丞如淳注引律三輔黃圖云三輔皆有都水

營軍司馬中

趙充國傳如淳注律所謂營軍司馬中

營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人

杜延年傳如淳注引律蓋主獄官也宋祁曰司空下疑有令字

都軍官長史一人

衛青傳如淳注引律史記衛青傳正義引律都軍官史一人

都吏

文帝紀遣都吏循行如淳注引律說都吏今督郵是史記蕭何傳集解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

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一人巡行徼塞

匈奴傳古注

引律百官志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尋之也游徼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

朱博傳檄到游
徼王卿力有餘

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

史記汲黯傳
如淳注引律

十里一亭亭有長

周禮地官遺人疏漢法十里有亭亭有三老
人皆有宮室光武紀注引前書曰秦法十里

漢因之不改

亭亭有長

月奉

周禮天官八則疏古者祿皆月別給之漢之月奉亦月給之

丞相大司馬大將軍奉錢

月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

成帝紀如淳注引律

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

斛歲凡得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

四十石

汲黯傳如淳注引律

秩二千石者一歲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

也其云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言之故
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史記外戚世家索隱引如淳曰漢真二
千石俸月二萬按二萬是二萬斛二萬斗亦二千石也愚按儒
宏漢官舊儀元朔三年以上郡西河爲萬騎太守月俸二萬綏

和元年省大郡萬騎員秩以二千石居藝文類聚四十五引晉書百官志李重儀云漢法不得真秩京房爲魏郡太守以八百

石居

百石奉月六百宣帝紀如淳注引律宋祁曰刊誤據後漢志及師古百官表注當云律百石奉月十六斛

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俸八斛

百官公卿表注引漢官名秩簿孟子庶人在官者注若

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惠帝紀如淳注律有斗食佐史百官公卿表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按光武紀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奉注引續漢志曰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奉錢穀各半宣帝紀神爵三年益吏百石

以下奉十五韋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

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

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

惠帝紀高帝十三年令

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

高帝紀注引律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

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予賜皆絕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按衛綱傳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以綱爲長者不忍乃賜綱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此不因病而賜告以區別於罷歸者馮野王傳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幕府奏記於鳳爲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歸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無著令谷永傳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卽時免元帝紀永光五年潁川水出流殺人民吏從官縣被害者予告師古注言凡爲吏爲從官其本縣有被害者皆與休告

吏二千石過長安謁

白帖四十三引漢令注

二千石以上告歸

吏二千石過長安謁

馮野王傳如云謁者自白得告也

吏二千石過長安謁

初學記二十白帖四十三御覽六百三十四引漢律言休息以洗沐也楊惲傳晉灼注五

日一洗沐薛宣傳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

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矣爲樂

上計

周禮春官典路注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廷天官疏漢之

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疏漢之尚書亦主大計地官疏漢時考吏謂之計吏據其使人也言計簿據其文書也禮記射義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注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借物也正義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爲計吏其貢獻之物與計吏俱來故謂之計借物也前書武帝紀太初元年春還受計於甘泉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今諸州計帳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借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借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後世訛誤因承此語遂總謂上計爲計借秋官小行人注引漢法計吏斷於九月愚按盧植禮注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爲正故續漢書百官志歲盡遣吏上計明帝永平九年詔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借上又漢法有日計月計見天官宰夫注章帝紀安靜之吏悃愞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功臣表眾利侯郝賢元狩二年坐爲上谷太守入戌卒財物計謾免師古曰上財物之計簿而欺謾不實貢禹傳郡國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宣帝黃龍元年詔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以避其課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

桓帝時計吏多畱拜爲郎楊秉

言宜絕橫拜以塞覬覦見本傳

臧吏禁錮

按文帝時賈人贊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安帝初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是

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太尉劉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有詔太尉議是永初中陳忠上言解臧吏三世禁錮事皆施行

殤帝延平元年詔自建武以來諸犯禁錮詔書雖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復爲平民

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其與飲食計償費

勿論

師古注計其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也

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爲盜

沒入縣官

師古曰它物謂非飲食者

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

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

師古曰謂奪其爵令爲士伍又無爵罰免其官職卽今律所謂除名也

罰

金二斤令沒入所受者能捕告畀其所受臧

景帝紀元年七月詔更議著令師古

曰帝以爲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卽坐免官爵於法大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論法太輕故令更議改

之功臣表清安侯申屠與元鼎元年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免太始四年嗣侯任當于坐賣馬一匹賈錢十五萬過平臧五百已上免薛宣傳櫟陽令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白孔六帖鍾離意爲郡督郵縣亭長有受人酒禮郡下法記治之意封記曰政化自近及遠宜先清府內閭略遠縣微細之愆王吉爲沛相有微過酒食爲臧者數十年猶加貶斥注其名籍也按唐律監臨受供饋去官受舊官屬財物在職制三臧百萬以上爲不道爲狡猾不道見功臣湘

成侯表王尊陳湯傳

廢格詔書

史記平準書索隱格音閣亦如字謂廢格天子之命

而不行及沮敗誹謗之者淮南王安傳廢格明詔當

棄市索隱引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壅遏應募者漢律所

謂廢格案梁孝王傳如淳注謂被閻不行也音各義縱傳楊可

方受告緒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

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袁宏後紀建武四年吳漢劾朱祐云

秦豐狡猾連年固守當伏誅滅以謝百姓祐不卽斬截以示四

方而廢詔命聽受豐降大不敬章帝紀詔書旣下勿得稽畱陽

球傳順帝敕尚書不得稽畱尺一唐律稽緩制書在職制一按

稽緩卽閻也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吳奎奏云臣雖至愚豈不知廢格詔書獲罪至重此漢時律文猶存於宋之證功臣表

元鼎二年嗣侯蟲皇柔爲汝南太守知民閒不用赤側錢爲賦

爲鬼薪師古注時並令以充賦而汝南不遵詔令按唐律違令在雜律一元朔元年嗣侯翟不疑坐挾詔書論耐爲司寇師古注詔書當奉持之而挾以行故爲罪也夏侯勝傳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下獄

非所宣言

楊惲傳長樂嘗使行事肄宗廟還云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陳湯傳丞相御史奏湯惑眾

不道妄稱許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師丹傳劾奏宏知皇

太后至尊之號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詐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元后傳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

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王莽傳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棄市按史

記叔孫通傳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漢蓋承秦律也昌邑故王賀以非所宜言削戶三千匡衡張譚劾石

顯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後書郅惲傳臣敵謬預機密

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梁沈約奏彈孔橐肆此醜言

比物連類非所宜稱云見初學記廿四是六朝時猶用漢律文

不當得爲

昌邑王傳昌邑哀王歌舞者十人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畱以爲園中人所不當得爲師古曰於法不

當然酷吏田延年傳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蕭望之傳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尚書大

傳非事之事入不以道義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注非事而事之今所不當得爲也愚按誦不祥之辭當卽非所宜言然則此律之由來久矣唐律不應得爲在雜律二史記淮南王傳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

擣詔大害擣詔害擣詔不害

馮

奉世傳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

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景武功臣表太初元年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贖罪免如淳曰律擣詔大害要斬有擣詔害擣詔不害外戚恩澤表元鼎元年宜春侯衛伉坐矯制不害免灌夫傳矯先帝詔害棄市終軍傳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詔大害法至死宣詔有誤當罰金按唐律受制忘誤在職制一

專擅

任延傳拜武威太守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梁

專擅 懇爲度遼將軍擅封單于兄子塗奴爲羌侯授印綬坐專擅抵罪見本傳功臣表元狩二年從平侯公孫戎奴坐爲上黨太守發兵擊匈奴不以聞免元封元年嗣侯黎扶坐爲東海太守行過擅發兵爲衛當斬會赦免按唐擅興律有擅發兵征和四年嗣侯多卯坐與歸義趙文王將兵追反虜到弘農擅棄兵還贖罪免按唐擅興律有主將臨陳先退元光二年嗣侯繒它坐射擅罷免師古曰方大射擅自罷去也按唐擅興律有校閱違期王子侯表初元五年祚陽侯仁坐擅興繇賦削爵一級爲關內侯元康元年江陽侯仁坐役使附落免師古曰有聚落來

輒役使之非法制也百官公卿表元鼎五年陽平侯杜相爲太常坐擅繇大樂令論師古曰擅役使人也按唐擅興律有私使丁夫雜匠後書王望傳行部道見餓者裸行草食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爲作褐衣事畢上言公卿皆以爲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恐乖聖朝愛育之旨帝赦而不罪据魏新律序漢具律有擅作修舍典律有擅興徭役

上書
蕭望之傳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劉德傳子向坐鑄僞黃金當伏法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謚置嗣江都易王傳男子荼恬受人錢財爲上書論棄市按唐律封制上書不以實在詐僞一王子侯表張侯嵩神爵二年坐賊殺人上書要上下獄瘐死師古曰要上竝坐上書歸印綬免功臣表嗣侯華當元朔二年坐教人上書枉法耐爲鬼薪王子侯表溫水侯安國本始二年坐上書爲訛言會赦免

舉奏非是
蓋寬饒傳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爲衛司馬師古注非是不以實也陳湯傳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功臣表元狩二年隨城侯趙不虞坐爲定襄都尉匈奴敗太守以聞非實謾免史記索隱謂

上聞天子狀不實爲謾按唐律奏事不實在詐僞

淮陽王

欽傳王舅張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辜至不赦唐律事應奏不奏在職制二平當傳成帝旣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爲長雖有善言

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

不正左遷鉅鹿太守

故縱故不直

功臣表晉灼注律說出罪爲故縱入罪爲故不直

故縱見前元康元年商利侯王山壽坐爲代郡太守故劾十人罪不直免侯元鼎二年嗣侯嚴青翟坐爲丞相建御史大夫湯不直自殺師古曰以獄建之意而不直也張敞傳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从無所恨按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方越地漢蓋用秦律文

鞫獄不實

功臣表新時侯趙弟太始三年坐爲太常鞫獄不實入錢百萬贖从完爲城旦趙廣漢傳下廣漢廷尉獄

又坐賊殺不辜鞫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按唐律官司出入人罪在斷獄二

度田不實

光武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从劉隆傳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

年紀互有增減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隆坐徵下獄其疇輩十餘人皆从以

隆功臣特免爲庶人酷吏李章傳坐度人田不實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刑歸晉書傳玄傳上便宜五事其首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臥刑督之

選舉不實

漢官儀曰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詔書辟士四科云

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孝廉吏務實校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曹事正舉者故不以實法也後書明帝紀帝卽位詔曰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者竇融傳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胡廣傳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前書功臣表元朔五年山陽侯張當居爲太常坐選子弟故不以實完爲城旦太子太傅張譚爲御史大夫竟甯元年坐選舉不實免元帝初元二年詔列侯舉茂才富平侯張勃舉湯坐選舉故不以實削戶二百見陳湯傳杜業傳司隸奏業爲太常選舉不實坐免官白帖舉主門嚴延年察獄吏廉會其吏有臧不入身坐舉不實貶秩元延元年詔舉方正紅陽侯立舉陳咸方進奏咸不當舉方正并奏立選舉故不以實見翟方進傳後書呂強傳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尙書尙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觀此知并正舉者爲漢舊法久而廢弛至

有如楊倫傳所云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而改典大郡者此等非案坐舉主無以禁絕姦萌明章二帝特申舊令耳楊倫言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貢禹言守相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是貶秩削戶尙爲輕典也魏志何夔傳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原白帖四十三平帝詔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不案驗按唐律貢舉非其人在職制一保任不如所任在詐僞一武帝詔議不舉孝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見本紀吏六百石者不得復舉爲廉吏見孝宣本紀韋昭注順帝陽嘉四年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汙免見袁紀

稟貧不實

後書魯不傳拜陳留太守

坐稟貧人不實司寇論

弱不勝任

孫寶傳廣漢羣盜起遷爲益州刺史廣漢太守軟弱不任職到部親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

得悔過自出遣歸田里自効矯制奏商爲亂首古注由商不任職故有賊盜故云亂首也王尊傳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喪弱不勝任免酷吏尹賞傳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賈誼陳政事疏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外戚恩澤表博山侯孔光建平二年坐眾職廢免

過律

功臣表嗣東茅侯劉告孝文十六年坐事國人過員免師古注事役使之員數也嗣信武侯靳亭嗣祝阿侯高成孝文後三年坐事國人過律免嗣武原侯衛不害孝景後二年坐葬過律免王子侯表旁光侯殷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會赦免師古注以子錢貸人律合收租匿不占取息利又多陵鄉侯訴建始二年坐使人傷家丞又貸穀息過律免王莽傳公卿入宮吏有常數太傅平晏從吏過例

左官

諸侯王表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服虔曰仕於附之臣注設左官者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事諸侯爲左官愚按周昌傳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云仕諸侯王爲左官漢初已然矣兩冀傳王國人不得宿衛彭宣傳李奇注引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武帝所設之律當卽此類功臣表薛禴坐受淮南王賂上書稱臣在赦前免侯有利侯釤嗣侯鄂但並坐稱臣淮南王棄市嚴助傳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及淮南反事與助相連廷尉張湯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不誅後不可治助竟

棄市

諸侯王表設附益之法注封諸侯過限曰附益匡衡傳衡位三公領計簿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

附益

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附下閭上擅以地附
益大臣皆不道据魏新律序漢賦律有踰封

阿黨阿附

外戚恩澤表汝昌侯傳商元壽元年坐外附諸侯免

古注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高五王傳贊張晏
注諸侯有罪傳相不舉奏爲阿黨按魏志楚王彪傳彪之官屬
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蓋承用漢法光
武紀建武二十四年詔有司申明舊制阿附藩王法注引前書
音義曰阿曲附益王侯者將有重法韓稜傳稜孫演桓帝時爲
司徒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黃瓊傳梁冀
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縡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袁安傳拜
楚郡太守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
史皆叩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傳又云安劾司隸校尉河
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請免官案罪馮石劉喜以阿黨閭
顯江京等順帝時策免見馮勣傳鄭眾傳太子儲君無外交
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禮月令鄭注阿
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爲也按疑此亦當時律說

更相薦舉

白帖賈捐之與長安令楊興相善捐之薦興可試守
律也漢書作請論如法法卽律何武舉將軍公孫祿可輔政祿
亦舉武有司劾奏互相稱舉皆免華陰丞嘉言朱雲兼資文武
可試守御史大夫匡衡以爲大臣國家股肱明主慎擇嘉小生

狂言妄相舉薦嘉竟坐後書馬嚴傳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翟酺傳權貴共誣酺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

州郡不得迫脅驅逐長吏長吏臧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以縱避爲罪若有擅相假印綬者與殺人同棄市論

桓帝

建和元年詔按唐律詐假官假與人官在詐僞一

漏洩

元帝建昭二年淮陽王舅張博魏郡太守京房坐窺道諸侯王以邪意漏洩省中語博要斬房棄市孔光傳詔書侍

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洩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百官公卿表孝成河平中楚相齊宋登爲京兆尹貶爲東萊都尉坐漏洩省中語下獄自殺劉向傳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楊賜傳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陳萬年傳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洩省中語下獄掠治減髮爲城旦師丹傳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使人上書告丹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以大臣奏事不宜漏洩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廷尉劾丹大不敬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言丹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洩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眾心鄭弘傳奏尚書張林阿附竇憲又上洛陽令

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
憲奏弘大臣漏洩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按唐
律漏洩大事在職制一百官公卿表元鳳四年蒲侯蘇昌爲太
常後坐籍霍山書洩秘書免師古注以秘書借霍山顧亭林駁
之云蓋籍沒霍山之書中有秘記當密奏之而輒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

誣罔 欺謾

鄭司農周禮爲邦誣注誣罔君臣使事失實蓋漢律語夏陽人成方遂許稱衛太子誣罔不道要斬

見雋不疑傳武帝紀元鼎五年樂通侯欒大坐誣罔要斬始元元年司隸校尉雒陽李仲季主爲廷尉坐誣罔下獄棄市兩龔傳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尙書劾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後書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王子侯表甘露四年新利侯偃坐上書謾免涉侯綰坐上書謾耐爲鬼薪薛宣傳遂冊免宣曰耘迺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數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鬲絕耘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同時陷於謾

欺之辜咎繇君焉

據魏新

律序云漢賦律有欺謾詐僞

刺探尚書事

周禮邦汋鄭司農注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刺探尚書事疏漢尚書掌機密後書楊倫傳尚書奏

倫探知密事微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

坐計譖害會吏免職卒王平外奏贊財

擅離部署

王尊傳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王子侯表嗣楊邯
壽坐爲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吏謀殺
方士不道誅嗣終陵侯華祿坐出界耐爲司寇唐律刺史縣令
私出界在職制王子侯表祝茲侯延年坐棄印綬出國免
功臣表嗣下摩侯冠支神爵三年詔居弋居山坐將家屬闡入
惡師居免師古曰惡師地名有官所置居室

不合眾心

外戚表高安侯董賢元壽二年坐爲大司馬不合眾
心免自殺何武傳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
君舉錯煩苛不合眾心

詐病

功臣表嗣侯韓釋之元朔四年坐詐疾不從往耐爲隸臣
病坐抵罪唐律詐疾病有所避在詐僞一後漢書百官志注
引蔡質漢儀曰正月旦百官朝賀光祿勳劉嘉廷尉趙世各辭
不能朝高賜舉奏皆以被病篤困空文武之位闕上
卿之贊云不謹不敬請廷尉治嘉罪河南尹治世罪

免罷守令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

後書引漢法

三互

後書蔡邕傳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
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

密選用艱難賢注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謝承書曰史弼選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

轉拜平原

相是也

賦口非實

獻帝紀興平元年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帝使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粥經日而外者無數帝疑賦卽有虛親於御坐前量試乃知非實於是尙書令以下皆詣省閣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不忍致汶於

理可杖

五十

內臣外交

魏志卷一注引司馬彪續漢書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官遷至中常侍大長秋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

於騰益州刺史种嵩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爲請免官治罪

律四

十

皆以爲用也。故曰：「知彼者勝於彼，不知彼者敗於彼。」

故曰：「知彼者勝於彼，不知彼者敗於彼。」

漢律輯證五

桐華閣叢書

諸侯朝天子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

史記竇嬰傳集解引律又見前書吳王濞傳孟康注

王子侯表重侯擔元狩二年坐不使人爲秋請免功臣表翕侯邯鄲坐行來不請長信免如淳曰長信太后所居也史記王子侯者表元狩六年建成侯劉拾坐不朝不敬國除按前書此表作元鼎二年坐使行人奉璧皮薦賀元年十月不會免諸侯王朝見天子凡當四見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見史記梁孝王世家引漢法

輒敢擅議宗廟者棄市

韋元成傳引高后時定令霍光傳如淳注案漢元帝改制蠲除之成帝以無繼

嗣又復擅議宗廟之令徐天麟謂貢禹建迭毀議在元帝刪除此令之後後書明帝遺詔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祠爲宗廟丹書告

說文系部綽下引漢律

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

錢以給獻費

高帝紀十一
年二月詔令

酌金

史記孝文本紀高廟酌集解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酌酌之言純也武帝時因八月嘗酌會諸侯廟中出

金助祭所謂酌金也按後書禮儀志注引丁孚漢儀曰酌金律文帝所加疑非

皇帝齊肅親帥羣臣承

祠宗廟羣臣宜分奉請諸侯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酌少府受又大鴻臚食

邑在九真交趾曰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玳瑁甲一鬱林

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準以當金

後書禮儀志注

引漢律金布令

章帝紀注引作丁孚漢儀式按史記平準書注如淳曰漢儀注侯歲以戶口酌黃金獻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祠曰飲酌飲酌受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武帝紀元鼎五年列侯坐獻黃金酌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餘人王子侯表五鳳四年嗣朝侯固城坐酌金少四兩免地節四年襄隄侯聖坐奉酌金斤八兩少四兩免

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酌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取適子高五尺以上年二十到三十顏色和身體

修治者以爲舞人

周禮春官大胥鄭注引漢大樂律漢書續百官志引律同

乏祠

功臣表太初二年睢陵侯張昌坐爲太常乏祠免師古曰祠事有闕也百官公卿表元封五年成安侯韓延年爲太

常坐

畱外國使八月入栗贍論宋祁曰以景武功

臣表考之

坐行大行令事畱外國書六月乏興

不如令

功臣表元狩六年嗣侯欒賁坐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免外戚恩澤表天漢元年嗣侯石德坐爲太常失法罔上

祠不如令完爲城旦百官公卿表元封四年鄼侯蕭壽成爲太

常坐犧牲不如令論按唐律大祀犧牲不如法在廢庫一功

臣表孝景二十一年嗣侯蕭勝坐不齋耐爲隸臣師古曰謂當

侍祠而不齋也按史記孝文本紀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

歲獻祖宗之廟集解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侍嗣助祭也

如淳曰不使王侯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今據此表是列侯

親侍祠或指八月嘗酌會諸侯廟中而言百官公卿表元狩五

年衛尉充國坐齋不謹棄市元朔二年蓼侯孔臧爲太常坐南

陵橋壞衣冠道絕免元朔六年繩侯周平爲太常坐不繕園陵

免後元二年當塗侯魏不害坐爲太常孝文廟風發瓦免孝昭

始元六年輶陽侯江德爲太常坐廟郎夜飲失火免按唐律山

陵兆域內失火在雜律二功臣表孝武後二年杖侯商丘成坐

爲詹事侍祠孝文廟醉歌堂下大不敬自殺元鼎二年嗣侯任

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免太始四年嗣侯靳石坐爲太常行幸

離宮道橋苦惡赦免百官公卿表武彊侯嚴青翟爲御史大夫
建元四年坐竇太后喪不辦免張湯傳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
丞相嚴青翟自殺外戚恩澤表嗣侯王
況綏和二年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

見姪變不得侍祠

說文女部引漢律

祠祀司命

說文示部引漢律於廟庭地官司勳注引漢法祭功臣

必祝

蕭何律有此史記孝文本紀十三年夏上曰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

之

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輶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

史記

張釋之列傳如淳往引宮衛令外戚恩澤表嗣侯魏宏嗣侯丙顯甘露元年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削爵一級爲關內侯韋元成傳以列侯侍祠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馴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削爵爲關內侯

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

鮑宣傳如淳注引令

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

江充傳如淳注引令乙翟方進傳從

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
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

太子得絕馳道

成帝紀引元帝令
應劭曰馳道天子

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師古曰絕橫度也功
臣表嗣侯昭涉昧元狩五年坐行馳道中免

闌入宮掖

說文門部闌妄入宮掖也讀若闌按儀禮士虞禮主婦亦拜賓疏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功臣表嗣侯曹

宗征和二年坐與中人姦闌入宮掖門入財贖完爲城旦嗣侯王當元封元年坐闌入甘泉上林免外戚恩澤表嗣侯衛伉太初五年坐闌入宮完爲城旦外戚上官皇后傳充國爲太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白帖王嘉以射策甲科爲郎坐戶殿門失闌免注戶止也時有闌入殿門而嘉失之不止也按唐律闌入宮門闌入非御在所竝在衛禁一路粹枉奏孔融云禿巾微行唐突宮掖見融傳外戚恩澤表嗣侯武安侯恬元朔三年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

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

周禮天官宮正鄭司農注引漢法賈疏言引籍者有門籍及引人乃

得出出入也司馬殿門者漢宮殿門每門皆使一人守門比二千石皆號司馬殿門元紀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顏師古曰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衛尉有入屯衛候司馬主衛士徼巡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竇嬰傳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梁孝

王傳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周禮闈人王宮之中門之禁注中門於外內爲中若今宮闈門

唐律無著籍入

宮殿在衛禁

衛宮

胡廣傳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被誅廣與司徒韓縵司空孫朗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唐律宿衛

上番不到

在衛禁

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

張釋之傳如淳注引乙令天官宮正凡邦之事蹕注若今衛士墳街蹕也

賈疏漢儀大駕行幸使衛士墳塞街巷以止行人備非常也
按漢時又有執金吾及令尉爲帝奉引見小司寇鄭司農注一

人犯蹕當罰金

史記張釋之傳錢氏大昕三史拾遺云此律文二人以上則罪當加等漢書作此人於義爲短

功臣表嗣侯丙信建元三年坐出入屬車間免師古曰天子出行陳列屬車而輒至於其間東觀漢記吳良上言信陽侯驕慢于突厥大不敬按唐律車駕行衝隊在衛禁

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見士師注

吏卒不得繫馬宮門樹

初學記二十四崔寔引永平中詔據魏新律序漢賦律有賦伐樹木

及其門首洒澑

說文水部
引漢律

乘傳騎驛而使

秋官行人掌邦國傳
遽之小事注引漢法

諸當乘傳者反發駕置傳

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者參封之

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乘置馳傳者五封

之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輶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

平帝紀注引律

封

衛宏漢官舊儀丞相刺史常以秋分行部御史爲駕四封行傳又丞相設四科之辟其以詔使案事御史爲駕一封行赦令

駕

二

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

封

馬二馬爲輶傳急者乘一乘傳高帝紀如淳注引律鹽鐵論注引同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

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史記索隱引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爲傳置四馬中足爲馳置下足爲乘置一馬二

馬爲輶置急乘一馬曰乘也按廣雅云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故樂彥亦云傳置一也言乘傳者以傳次受名乘

置者以馬取匹傳按平帝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麻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余雅敎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輶傳馬總意林引傅玄曰漢世賤輶車而今貴之小車蓋上駕見儀禮既夕禮齊注疏云漢時小車蓋

上有鞬在蓋之中央漢法小車有蓋駢車無蓋見春官巾車疏
據魏新律序漢有廄置律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律爲虛設

船方長爲舳艤

律筯船不如法在雜律說文舟部引漢律按唐

使節稱漢

春官典瑞珍圭注引漢法使者持節禮玉藻凡君召
以三節注今漢使者擁節通典八十四魏劉劭皇后
銘旌議據漢律使節稱漢今魏使節亦稱魏按據此可證

文帝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

鄭注引漢

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

日卜筮鄭注引漢

王制假於鬼神時

法李尋傳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下獄治服唐律造祿書在賊盜二

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

楊雄傳注引漢律

哀帝紀博士

傳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

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歿未滿三月皆勿繇令得葬

後書陳忠傳引孝宣皇帝舊令按宣帝紀地節四年詔自今送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按

安帝元初五年詔舊令制度各有科品賢
注漢令今亡此可證令之頒行與律無異

亂妻妾位

外戚恩澤表孔鄉侯傳晏元壽二年坐亂妻妾位免

徙合浦按唐律以妾爲妻在戶婚

功臣表嗣張侯

形申坐尙南宮

公主不敬免

齊人與妻婢姦曰辨

說文女部引漢律功臣表嗣博成侯張建
建始四年坐尙陽邑公主與婢姦主旁數

醉罵主免

淫季父之妻曰報

左傳宣三年杜注引

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

後書樂成王黨傳引舊禁陳敬王傳子
思王鈞嗣云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嬌爲

小妻復坐

削三縣

棄妻畀所賣

禮記下雜記

小筐

說文竹部引漢律鄭注引律

寒具筥見儀禮聘禮以二

竹筐方注冠箱見士冠禮緇布冠各一匱注

會稽獻蘋一斗

說文艸部引漢律按禮記內則三牲用蘋鄭注

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焉蘋卽蓼

成帝綏和

二年哀帝詔禁郡

國無得獻名獸

五

會稽獻鮀醬二升

御覽九百四十一引漢書漢律按御覽此條上連說文曰鮀蚌也鮀鱗也會稽云疑卽許

注許作會稽郡獻鮀醬衍郡字脫

二升字說文校議云升爲斗之誤

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

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

平當傳如淳注引律師古曰稷卽粟也中尊者宜爲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

有淳澆之異爲上中下非必繫之米

說文手部桐漢有桐馬官作馬酒

常滿尊

見周禮酒正注

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

文帝紀醡五日注文穎引律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見儀禮鄉

飲酒禮注

宣帝紀五鳳二年詔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

禁民嫁娶不得相賀召繇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以

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餗以愆勿行苛政桓帝紀永興

二年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詔曰饑饉薦臻其不被害郡

縣當爲饑餉者儲天下一家趣不糜爛則爲國寶東觀漢

記順帝漢安二年詔禁民毋得酤賣酒麴酒黨見桓彬傳

綺絲數謂之綃布謂之總綬組謂之首

說文糸部引漢律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

寸見儀禮鄉射禮中十尺注成帝綏和二年哀帝詔

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

賜玄者縵表白裏

說文縵下
引漢律白縕見周禮內司服注璧色繪見儀禮聘禮束帛注綿素屏風見觀禮

斧依注成帝永始四年詔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云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師古曰然則禁紅

紫之屬

吏死官得法贈

何並傳注如淳引公令

列侯墳高四丈闊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周禮春官冢人注引漢律孝景中

二年令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策列侯薨葬

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

非正

外戚恩澤表元始三年嗣平周侯丁滿坐非正免元壽二年嗣汝昌侯傅昌以商兄子紹奉祀封坐非正免又陽新

侯鄭業坐非正免按唐律非正嫡詐承襲在詐僞

功臣表河平四年嗣杜侯復福坐非子免嗣復陽共侯陳嘉薨康侯拾嗣

拾薨子彊嗣元狩二年彊坐父拾非嘉子免外戚恩澤表嗣營

平侯趙岑元延三年坐父欽詐以長安女子王君俠子爲嗣免

功臣表射陽侯劉纏孝惠

三年薨又煮棗侯革朱孝惠七年薨嗣隨桃侯趙昌樂本始元年薨義陽侯傅介子元康元年薨

王子侯表陰城侯蒼太初元年薨已上竝以嗣子有罪不得代

前書王禹奏繆王元暴虐不道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立元

雖未伏誅不宜立嗣海昏侯賀薨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
死不爲置後以爲暴亂之人不可爲太祖云宜以禮絕賀以奉
天意竝

見本傳

出入閭巷無吏體

景紀中六年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亡度

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轔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轔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

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

蜀韻宣帝元康二年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奏事誤犯宗廟諱者杖八十口誤及餘文書誤犯者笞五十卽爲名字觸犯者徒三年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

漢律輯證六

桐華閣叢書

郵行有程

地官掌節注引漢法按通典引應劭漢官儀云秦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有驛置稽程

無干車無自後射

周禮夏官大司馬職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

干犯他車無自後射象戰陳不逐奔走秋官士師五禁注引作軍禮按前書禮樂志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應劭傳刪定律令爲漢儀據此知漢禮儀多在律令中晉書刑法志所謂叔孫通益律所不及當卽以所撰禮儀益之此條爲田律

亦爲軍禮是其證也

關用傳出入

史記孝景皇帝元年詔孝文皇帝臨御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集解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

傳令遠近若一前書文帝十二年紀注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

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繪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師古

曰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也王莽傳注舊法行者持符傳卽不稽畱按此傳卽周禮地官司關之節傳在漢

亦名過所司關注傳如今過所文書賈疏過所文書當載人年幾及物多少至關至門皆別寫一通入關家門家乃案勘而過其自內出者義亦然終軍傳注張晏曰繒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繒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繒頭

各以爲信也張蘇二說蓋卽指過所文書不刻於木而書於帛者景帝四年復置諸關用傳出入宣帝本始四年詔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據此知終漢之世出入關用傳唯文帝時一除之唐律私度關在衛禁道路其各敕所部長吏躬親曉諭若欲歸本郡在所爲封長檄注封謂印封之也長檄猶今長牒

傳舊制發兵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

杜詩

勒兵而守曰屯

史記傳寬傳徙爲代相國將屯集解引律前書趙充國傳遷中郎將將屯上谷師古曰領兵屯

於上谷也馮安世傳遣安世將萬二千騎以將屯爲名師師古曰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賊按傳此文下云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爲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爲前軍屯臨洮奉世爲中軍屯西極上此所謂呂將屯爲名也非屯田

故行不行

史記馮唐傳集解如淳注漢軍法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索隱案故行

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故與雇同唐律征人稽留征人冒名相代竝在廩庫

亡失士多當斬

見前書公孫敖李廣楊僕蘇建等傳

行而逗畱畏橈者要斬

史記韓安國傳索隱注如淳引軍法匈奴傳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而祁連知

虜在前逗留不進皆下吏自殺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
留不進也霍去病傳合騎侯敖博望侯騫坐行留當斬功臣表
作畏懦當斬後書南匈奴傳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从
賢注軍法逗留畏懦者斬光武建武十二年詔邊吏力不足戰
則守追虜料敵

不拘以逗留法

詐增虜獲

功臣表宜冠侯高不識坐擊匈奴增首不以實當斬
贖罪免侯外戚恩澤表嗣侯車順本始三年坐詐增虜
獲自殺馮唐傳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罰作
之白帖後漢楊熊起中郎趙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
市

乏軍興

地官旅師注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之軍興是也尙書費
誓孔傳汝則有乏軍興之从刑正義曰興軍征伐而有
乏少謂之乏軍興段會宗傳以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乏興有詔
贖論趙廣漢傳擅斥除騎士乏軍興章帝紀注軍興而致闕乏
當从刑也白帖五十一漢黃霸爲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以馬
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注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唐律乏軍

興在擅

一興

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

胡建傳引軍法師古曰言軍正

不屬將軍將軍有
罪過得表奏之

槩戟卽爲斧鉞

後書郭躬傳竇固出擊匈奴秦彭在別屯而輒
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旣無斧鉞
可得專殺人平對曰一統於督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兵
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槩戟卽爲斧鉞於法不合罪
平帝紀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鉞鼓應劭注將帥乃有鉞鼓今
茂官輕兵少又但往諭曉之耳
所以假鉞鼓者欲重其威也

軍士逃亡考竟其妻子

魏志高柔傳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
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柔曰士卒
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
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云
亦見盧毓傳唐律從

軍征討亡在捕亡

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

史記商君列傳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索
隱引律按李陵傳族陵家母弟妻子皆

伏誅據此是漢
時仍用此律

奔北

桓帝延熹五年武陵蠻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坐奔北棄
市祭形傳子參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坐沮敗下

獄廩建安八年令諸將出征
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迷道失期

前書公孫敖傳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當斬
趙食其傳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

斬竝贖爲庶人龐參以失期

軍敗抵罪見後書西羌傳

斷盜

後書蓋勳傳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云坐斷
盜徵賢注斷謂割截魏志鮑勛傳太子郭夫人弟爲曲周
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按此法爲漢法事在建安時也孔融
數劉表之罪斷盜貢篋與擅誅列侯遏絕詔命並列見本傳

罰謹

秋官士師五禁注軍有罰謹
夜行之禁疏舉漢法以況之

邊鄙兵所臧直百錢者當空棄市

董仲舒公羊治
獄引律見白帖

司馬文正公集

泉白

人集

先師杜仲丹夫子讀書法彙一卷皆采輯先賢論學要旨
用以自課未嘗輕以示人然先師以儒林耆宿屢主湖南
北講席而主湘水校經堂者近二十年遊其門以學行著
於時者踵相接則是本所學以教人與夫因材而異其教
者雖非可以形迹求要必徵諸古而信於今無疑也余從
遊校經先後凡五載師不以爲不可教每誘而進之或相
告語至夜深不倦余困於學而多病因詔余曰古之學者
積小以高大非一旦夕之爲力也且士以守身爲先苟身
不能守更何有於學余謹誌之不敢忘嗚乎余學未有所
益而師不可見矣今出是書校而刊之獨坐書齋然鐙夜
讀猶恍惚執經問難時師若弟披帷相對習習然春風之

風人也光緒癸卯季冬月立春前三日弟子劉肇隅記

東南之學大抵以朱子爲宗而近來學道者多以
程子爲主於後又以朱子爲主者又多以程子爲
主非可以謂之一派也蓋吾聞昔人嘆夫子之
門有三派曰程朱張揚亦余笑之謂其不然
也蓋朱子之學本於程子而程子之學本於朱子
則朱子之學未可謂之一派也予嘗謂朱子之學
固以謂之一派也謂之二派者以其傳之者有
程朱之分也

讀書法彙

桐華閣叢書

巴陵杜貴墀仲丹

黃庭堅書贈韓瓊秀才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從政取友接物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

康節先生勸學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

子夜集

困學紀聞

宋人盛庶齋如梓老學叢談學貴乎問聖賢立教及經書所言不一而止晦菴先生無書不讀啟棘賓商猶作書與

誠齋託轉問於周平園先儒爲學其勤篤好問乃如此

歷城葉奕繩常爲懷麗明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

一書遇意所喜好卽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黏之壁

間

唐太宗實錄謂司空裴寂曰比有上書奏事朕黏之屋壁出入觀省

每日必十餘段少亦

六七段掩卷閑步卽就壁間觀所黏錄日三五次以爲常

務期精熟

呂覽博志篇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

一字不遺黏

壁旣滿乃取第一日所黏者收笥中俟再讀有所錄補黏

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三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爲汎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經時日

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

高菴
間話

宋陳善捫蝨新話讀書惟在牢記則日見進益陳晉之一

日只讀一百二十字後遂無書不讀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今人誰不讀書日將誦數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讀旋忘一歲未嘗得一百二十字況一日乎予少時實有貪多之癖今每念腹中空虛方知陳賢良爲得法云

邢懋循常言其師教之讀書用連號法初日誦一紙次日又誦一紙并初日所誦誦之三日又并次日初日所誦誦之如是漸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誦每日皆連誦十號誦至一周遂成十周人卽中下已無不爛熟矣又擬目若干道書簽上貯之箇中每日食後拈十簽講說思維令有條貫逮作文時遂可不勞餘力

高菴
間話

陸放翁萬卷樓記學必本於書一卷之書初視之若甚約

也後先相參彼是相稽本末精麤相與發明其所關涉已不勝其眾矣一編簡有脫遺失次者非考之於他書則所承誤而不知同字而異詁同辭而異義書有隸古音有楚夏非博極羣書則一卷之書殆不可遽通此學者所以貴夫博也自先秦兩漢訖於唐五代以來更厯大亂書之存者旣寡學者於其僅存之中又鹵莽焉以自便其怠惰因循曰吾懼博之溺心也豈不陋哉

益人神智信莫如書所謂書指經史傳記之屬

按魏書李先傳太祖

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惟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

若申韓

管商及稗官小說最壞人心術敗人德業不可不慎也

按王

文貞崇簡冬夜箋記近見永年申處士涵光荆園小語多可銘戒如云每怪世人極贊某書摹畫人情有似史記果

爾何不直讀史記家有幼學尤不可以不慎

曰諸葛武侯以申韓之書教後主

非歟曰此武侯誤用心之處當時效驗已自可見世人以雜書教子弟謂有裨文筆不知人之能作文字者原無待於此其不能者讀此終亦無益而刻薄狡猾淫泆放縱執拗穿鑿諸病紛紛起矣有心世道者當嚴禁而痛懲之

高菴

聞話

順治初稗官小說盛行滿人多繙繹阿什坦給諫上言學者宜以聖賢爲期經史爲導此外雜書當屏絕

陳康祺郎潛紀聞

淄川唐豹岳夢齋以順治八年授祕書檢討會命翰林院譯文昌化書唐曰非聖之書豈可塵乙夜之覽具疏畧言曲說不典無裨聖化請移此以輯聖賢經世大典

詩書治覽

以佐平明之治

王士禛撰
墓誌銘

呂氏童蒙訓云外高祖侍郎晉陽王公諱子融嘗編集京師世家家法善者以遺子孫又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誌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又云榮陽公敎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令聲重則記牢又云榮陽公入太學時二十一歲矣胡先生實主學與黃右丞安中履邢尚書和叔恕同齋舍時安中二十六歲爲齊長和叔十九歲安中方精專讀書早晨經書每授五百遍飯後史書可誦者百遍夜讀子書每授三百遍每讀書危坐不動句句分明和叔時雖少當世時務無不通曉當世人材無不徧知

國朝閻百詩爲經學大師記誦精博而其天資實奇鈍幼受書讀百徧始畧上口性又善病母禁之讀遂闇記不復出聲如是者十年一日自覺豁然再觀舊所研究本了無疑滯蓋積苦精力之應也

陳康祺郎潛紀聞

華陽國志徐誦字子產少讀書日不過五十字讀千徧乃得終成學儒

北堂書鈔九十八

山陰徐伯調緘自著讀書說九經周易程傳本義尚書蔡傳詩集註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傳禮記纂注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共二千八百四十七葉史資治通鑑胡三省注葉氏前編續宋元通鑑合國語韋註戰國策正文史記小司馬註漢書顏師古註甲子會記共一萬七千

七百九十八葉以一歲日力計之除吉凶慶弔祭祀伏臘外可得三百日每日以半治經限三葉以半治史限二十

葉閱三年訖功

毛奇齡撰
墓志銘

楊天祥字休徵正德丁丑進士遺友人書曰古人讀書破萬卷子自弱冠勵志讀書至今十五年一年之中除令節家慶及疾病之日不過六十日其三百日皆誦讀日不下三簡一年不下九百簡十有五年不下一萬五千簡方之古人萬卷僅十之一二然以近世較之予猶爲多而場屋之中所取甚約何者七篇之文如其黍度而止五策之文如其條貫而止論雖可肆亦有步驟不得大騁至大廷之對檢點敬慎且晷刻有限難以展盡譬之珍羞錯陳屬饜

則止巨木輪囷就墨則削其餘酬應不能踰於人情物理
擬古則迂反古則倍讀書雖多豈盡可用哉古人云精兵
三千足敵羸卒百萬蓋以此也昔向子平敕斷家事徧游
五嶽豈圖喻人哉亦求自喻而已然游五嶽則有跋涉之
苦離曠之憂踰年閱歲僅乃徧之五經備天地萬物之理
此五嶽也子史百家亦洞天福地也予徧歷之豈直臥游
雖不足喻人亦足以自喻矣

廣東通志

錢泰吉輯嘉興錢文端公陳羣遺事公嘗請益於孫華隱
先生曰何以博耶先生曰讀古人文就其篇中最勝處記
之久乃會通後述於竹垞先生先生曰華隱言是也世安
有過目一字不忘者耶公嘗舉以爲讀書法

包世臣撰江都凌曙傳君問余所當治業予曰治經必守家法專治一家以立其基則諸家可漸通然心之爲用苦則機室樂則慧生機室者常不卒其業凡讀書不熟則心以爲苦君自取熟者治之可也

明陸氏容菽園雜記陳元孚讀書法生則慢讀吟語句熟則疾讀貪偏數攀聯以續其斷喝怒以正其誤未熟切忌背誦既倦不如少住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讀書要法

按元人楊

瑞山居新話讀書訣云生則慢讀明經句熟則緊讀貪偏數未熟莫要背念既倦不如且住

宋周氏密志雅堂雜鈔昔者李仁父爲長編作大木櫬十枚每櫬作抽替六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本年之事有所聞片紙必歸本匣每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井然有條可爲

法也

趙氏翼成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自言不能研究經學惟厯代史書事顯而義淺便於流覽爰取爲日課有所得輒劄記別紙有裨乘腴說與正史歧誤者不敢遽謗爲得間之奇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蒐入史局棄而不取必有難以徵取信之處今反據以駁正史不免貽譏有識錢氏大昕謂此論古特識頗師古以後未有能見及此者同時汪氏輝祖治元史專以本史參證不更旁引他書區以三類曰證誤曰證遺曰證名二君於學皆能實事求是可爲考史之法矣蓋厯代修史未必出於一人之前後踏駁固可就本書以正其說而裨官野史當日登諸史館秉筆者

或持一己之私見以爲定評或有所避忌而不敢直言三國以後皆然矣自予觀之讀史者自當奉正史爲主正史而外不妨兼及別史折衷於一是其支離謬誕之談概從刪削焉裴松之之注三國志亦卽此意而惜其決擇之未精也

宋周益公必大曰大凡文人才士屈首受書未能多閱天下之義理壯則從事四方志有所分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聰明隨之雖有箸述鮮克名家此古今通患也學者誦此數語不可不知儆懼一知半解囿於聞見但以文人才士互相誇訕隋書柳莊傳蘇威重莊器識嘗奏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柳莊莊字思敬而國家之利病民生之休戚漠然無關於其

心宦成身老則惟傍宋儒門戶以掩其不學之陋空腹高
心可勝慨哉

以上四條見漢陽
葉名灋橋西雜記

上海陸文裕深每抄錄國朝前輩事命子弟熟讀曰士君子有志用世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綸今世學者亦有務爲博洽然問及朝廷典故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眾終爲俗學

海昌陳其元
庸間齋筆記

呂紫微居仁云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文字者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爲主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串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又云作文不可強爲須遇事乃作須是發於既溢之餘流於已足之後方是極頭所謂既溢已足者必從學

問該博中來也

宋人陳鵠
者舊續聞

裴父詩話載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治亂興亡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慕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朱子取此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

孫公談圃云梅聖俞作詩蓋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時時於坐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紙內筭袋中皆詩句也或半聯或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

喻元德云玩古人糟粕須是字字究竟句句勘破元遺山
云書須句句讀文須字字倣元德又云節孝先生徐積因
讀史記貨殖傳見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作文之法

錢塘與王無言書士君子讀書宜務知大者遠者於經宣
考聖王之制作而不必溺於訓詁之說於史宜觀豪傑之
謨畧而不當纖悉於事迹同異之間湖海文傳

南軒先生曰爲學不可全恃明快要當思量到遲鈍處問
如何卻要遲鈍曰一向從明快中去豈不有失須反復致
思於遲鈍中下工夫然後能有諸已

厯事幾主厯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明何長可錄何短
可戒傳中有何佳對此賈挺才先生記史法也辭之內不

可減減之則爲鑿辭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爲贅鑿則失本意贅則壞本意此王虛中先生解書訣也

二條見俞元德螢雪漫叢說

杜蔭棠明人詩品王淑士志堅讀書最爲有法先經而後

史先史而後子其讀經先箋疏而後辨論讀史先證據而

後發明

按朱子語類云史亦不可不看若只看通鑑通鑑都是連長記處一事只一處說別無互見又散在

編年雖是大事其初卻小後來漸漸做得大故人初看時不曾作精神只管向後看去卻記不得不如先草草看正史一過正史各有傳可見始末又有他傳可互考所以易記

讀子則唐以後無子當取

說家之有裨於經史者以補之讀集則定秦漢以後文爲

五編尤用意於唐宋諸家碑志援據史傳廣采小說以參

覈其事之異同文之純駁其所著篇章甚富顧自定詩才

七十餘首

國朝吳縣惠氏周惕元龍論學云學有僞有迂有曲有俗有雜有博有醇有通賈逵傳會圖

識劉歆顛倒五經是爲僞王夷甫談黃老房次律說春秋
是爲迂公孫希世用事孔光與俗浮湛非曲歎朔臯持論
不根張王淫靡不急非俗歎夏侯破碎大道賈山涉獵爲
儒非雜歎如康成辭訓質而繁穎達正義詳而尤博矣未
醇也楊雄覃思渾天張衡候風地動醇矣未通也賈長沙
之匡建劉中壘之忠精魏元成之剴切帝心陸敬輿之譏
陳時病其言足以救世其道足以輔君斯可謂
之通矣按學貴適用此尤讀書者所當知也

太谷溫少華給事常綬常舉王融言少好讀書老而彌篤
雖偶見警觀皆卽疏記後重省覽歎興彌深又舉張參言
讀書不如寫書余意寫書又不如評書寫之功字句而已
評則義蘊從此而出

龔景瀚代
撰墓志銘

焦氏類林余少嗜書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
性極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胸臆又不能舉其全
爲恨表聖之詩不云乎忘書久似憶良朋真余意中事也

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

葛稚川云抄掇眾書掇其精要
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

遇會心處輒以片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

藁委於篋笥塵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之謂

其可以資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世

說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譬之溝中之斷文以青

黃則士龍之爲也

五代詩話

梁書袁峻傳早孤篤志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
日課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峻字季高陳郡陽夏人
柳仲郢傳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
閱下者幼學焉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
一鈔魏晉及南北史再又類所鈔它書凡三十篇號柳氏

自備旁錄仙佛書甚眾皆楷小精真無行字魏晉傳嘗鈔撮子書要言以類相從二十卷號曰魏氏手略

東坡謫黃州日課手鈔漢書自言讀漢書凡三鈔初則一段事鈔三字爲題次則兩字今則一字朱司農載上謁坡乞觀其書坡云足下試舉題一字公如其言坡應聲輒誦數百言無一字差缺凡數挑皆然公他日以語其子新仲曰東坡尙如此中人之性豈可不勤讀書新仲嘗以是誨其子輶叔暘云見南陽陳鵠耆舊續聞又一條云中書待制公翌新仲嘗言後學讀書未博觀人文字不可輕詆歐陽公與王荆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荆公答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歐公笑曰

介甫錯認某意所用事迺謝朓爲吏部尙書沈約與之書
云二百年來無此作也送韓文公迨今何止二百年耶不
知荆公所用之事乃見孫樵上韓退之吏部書二百年來
無此文也歐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故介甫嘗曰歐公坐讀
書未博耳

杜岐公邠少時節史記一編字如蠅頭字字端楷首尾如
一又極詳備如禹本紀九州所貢名品略具蘇子瞻作李
氏山房記言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
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
正此類耶宋睢陽徐度
敦立御瑞編

司馬溫公在相位時年六十八手鈔諸子自國語而下六

書其目三百一十有二小楷端重無一筆不謹

陳振孫書
錄解題徽

言三
卷下

秦少游觀精騎集自序曰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

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遊旬翔之間

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

東陽杜惟熙以克己

爲要嘗日學者一息不昧則萬古皆通一刻少寬即終朝

欠缺見明史儒林錢德洪傳顧甯人云有一日未死之身

欠缺見明史儒林錢德洪傳顧甯人云有一日未死之身

則有一日未聞之道見日知錄甯化雷貫一鋐云一刻不

持重便害德性一刻不專一便荒本業一刻不驚惕便墮

晏安晏安溺志則害德性荒本業不待言矣見唐鑑學案

輯孫文定公嘉淦疏言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人語耳

聖人有聖人之過惟聖人知之賢者不知也賢者有賢者

之過惟賢者知之庸人不知也施愚山先生閏章每語所

親曰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但終日不見已過便

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見國史本

傳比數年來頗自懲艾悔前所爲而聰明衰耗不如曩時

十一二每閱一書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嗟夫敗吾業者常此二物也比讀齊史見孫搴答邢詞云我精騎三千足當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爲文用者得若干條勒爲若干卷題爲精騎集云噫少而不勤無如之何矣長而善忘庶幾以此補之

淮海集年譜
集成於三十五歲時
按精騎

陸放翁跋前漢通用古字韻編云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不自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乃或鈔綴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

尤文簡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計手鈔若干古書其

子弟及諸女亦抄書嘗曰予所鈔書將棄而目之以代饑
之肉寒之裘寂處之朋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

江南通志紀聞

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文苑英華辨證云
李德裕集序二首蓋鄭亞先委商隱代作亞後改定故有
異同徐氏曰典嚴正大較原作更得體馮浩案原稿非不
華贍莊重然大有矜持之態且未全得體一經點竄氣象
迥殊矣

古語云大臣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魯
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橐一冊歸而熟觀之自是文
章日進此無他也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
用意所起故也

讀歐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無斲削工夫及見其草述
其成篇與始落筆十不存五六者乃知爲文不可容易班
固云急趨無善步良有以也以上二條見朱少章曲洧舊聞

錢唐馮少渠景云作文之法以簡爲高以潔爲貴不簡不
潔則易薄弱而多蔓

唐子西言吾於他文不至蹇澀惟作詩極難苦悲吟累日
僅自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後數日取讀便覺
瑕釁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
後數日復取讀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回乃敢示人然終不能工
李賀母謂賀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元遺山陶然集詩序

橫棚知非屢非諸集其詩將及萬首屢非爲最後定之本
其改詩五言云夏日永多閒就松恣午睡鳥驚殘夢醒起
受輕風吹偶見昔吟詩虛心一檢視讀未及篇終慙怖幾
無地蕪荒略能刊深奧殊未至不知當時心何以亦得意
間有心所會至今不可易此帶性靈來百中無一二恨少
同調人披肝勤指示從今誓改絃誤期力捐棄不敢恕微
長雖賢猶責備點竄盡全篇不留初一字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橐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
文思今具注二篇於此乞校正陸贊奏議上進劄子學問
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於臣字上塗去而字
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忠方多傳於古人改作古賢又

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若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時德宗以前苛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爲急後於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小人以陛下聖明若得贊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進呈塗去編字郤注稍加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區區愛君憂國感恩

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獲鬼章告裕陵文自
孰知耘耔之勞而下云昔漢武帝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廷
效於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於大中後乃悉
塗去不用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稱右臂改作古稱
非愛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下云施於
沖人坐守成算而董璫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禍心
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二十六字並塗去
改云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敕諸將改作申命諸
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操鬼章改作生獲其下一
聯初云報谷吉之寃遠同彊漢雪渭水之恥尙陋有唐亦
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韻利成擒初無渭水之

恥鄧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寃末句務在服近而柔遠改作

來遠

費補之袁梁
谿瀉志卷六

錢塘張道少南蘇亭詩話何蘧春渚紀聞云蘧嘗得東坡先生詩稿其和叔弼詩云淵明爲小邑繼圈去爲字改作求字又連塗小邑二字作縣令二字凡二改乃成今句至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至八百斛若如初語未免後人訾議又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詩翁覃溪云嘗見此詩初脫稿紙本真蹟在富春董誥侍郎家前篇不辭青春二句原在一枝亞之下清詩獨吟二句原在年年謝之下以墨筆鉤轉從今本也江雲句塗抱嶺二字改有態不惜句惜字塗改辭字後篇十五年前真一夢

句全塗去改云憶昔扁舟泝巴峽長梶亞長字未塗旁寫
高字白髮句塗莫吾二字改寧少自憐老境更貪生全塗
去改云至今歸計負雲山老境向閒如食蔗塗向字改安
字又塗去改清字食字不塗旁改啖字幽居口口已心甘
句全塗去改云飢寒未至且安居往事已空句塗往事二
字改憂患又與今本異者次篇落帆樊口作武口長江滚
滾空自流作長江衮衮流不盡

東坡爲富韓公神道碑首敍景德澶淵之功以及慶厯議
和頃刻而就以示張文潛文潛曰有一字未甚安請試言
之蓋碑之末初曰公之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己聽
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輕重然一趙濟能搖之竊謂

能不若敢也東坡大以爲然卽更定焉

徐度
瑞編

歐陽文忠公樊侯廟災記真稿舊存余家其中改竄數處如立軍功三字稿但曰起家平生曰生平振目曰瞋目勇力曰威武雄武曰英勇生能萬人敵死不庇一躬曰生能讐喑啞叱咤之王死不能保束草附土之形有司曰殘暴後喑嗚叱咤四字無第曰使風馳電擊憑此咆哮凡定十三字書亦遒勁

宋袁襄楓
嶺小牘

歐陽公爲韓魏公書錦堂記首以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前輩爲文不易如此

高士奇天
祿識餘

秦誓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楊朱曰百年壽之
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提以逮昏老幾居
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
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
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
樂哉其言可謂痛切利瑪竇答人壽既過誤猶爲有書云
李太宰問余之年余時昉造丈則答曰已無五旬矣太宰
曰意貴教以有爲無耶余曰否也是年數者往矣有人於
此以獲粟五十斛得金五十鎰藏之在其廩若橐中則可
出而用之資給任意斯謂之有已已空廩橐費之猶有乎
夫年以月月以日累結之吾生世一日日輪既入地則年

與月與吾壽悉減一日也月至晦年至冬亦如是吾期無

日無年焉身日長而命日消矣

元人伊世珍瑤嬛記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書尺牘

遺龍女曰汝謫以來月輪周圍減一寸矣更減其半汝得復還本處幸自努力方平問故先生對月屈指曰自垂象以來至黃帝時減若干自黃帝以至唐堯又減若干自唐堯以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矣減之又減以至於無則天地毀不但是也卽世間聲色滋味莫不漸減如人自少至老精神消損頃刻不停亦復如是非日變而月化也人皆不覺以真人覩之若日影過庭分毫不差耳年歲已過云有謬耶云無謬耶余故爲日晷箴曰時之往者已去而不可追時之來者未至而不可迎時者何在惟目下過隙白駒可修可爲藉如用此以作無益則有益者待何時乎凡物之失以力可追復以勤可裨補惟時者否也今日一去來日益多今日益遠矣胡能復迴乎來日之日力僅足來日之事爲耳胡有餘

以補今日之失乎春已至農不得補冬之失時老已至人
不得補少年之失時也故無時可徒費焉至人者惟寸景
是寶而恆覺日如短焉愚人無所用心則覓戲玩以遣日
我日不暇給猶將減事以就日也暇嬉遊哉實心務道者
視已如行旅懷珍貝走曠野俄日暮昏黑而不識路又不
知安宿處遠耶近耶是時可緩行乎可不戒心勤慎乎天
日本無不祥無空亡凡有日不聊用寘汝過不聊用長汝
德卽此日也可謂日之不祥月之空亡耳常人爲財有急
用恆自惜財君子爲日有正用恆自惜日嗚乎世人孰有
重視時孰不轉一日容易棄擲焉而烏知一日之功吾可
致吾盡善可免無量愆鄙哉蜘蛛之爲蟲也終身巧織張

細罟羅蚊蟲而數爲風所敗壞也人有終身務淺微事而猶不得遂何異此乎夫世事世物吾不可卻亦不可畱故賢者借心焉不肖者贈心焉借者暫寄贈卽非吾有矣吁世之人何大誤焉晨夕亟於俗情若論及道德檢身脩行事便曰至善也至重也第吾不暇耳處不至善不至重則暇及爲至善且重者卽曰不暇非猖狂哉人縱有甚急事未嘗不日日卻冗再三食也未聞日不暇矣以養身必卻冗於事隙如此其勤焉以養心不能乎爲養心德求汝卻冗於事隙亦足覲報甚矣矧求而不得之歟痛哉痛哉皇明文徵管子乘馬篇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呂覽達鬱篇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

管仲語

博志篇

甯越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淮南說山訓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學矣

荀子云其爲人也多暇日則其出人也不遠矣

梁徐勉爲書誠子崧云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先儒謂貞志苦心之士如飢不忘食渴不忘飲病不忘醫流落不忘故鄉求一日之安不可得豈肯悠悠玩歲月邪張清恪公伯行云吾人爲學須是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方

好今日勝似昨日明日勝似今日今月勝似前月後月勝似今月推之一歲有一歲之功不可放曠了親切的工夫不可虛枉了少壯的時日自然日有進益若今日如是明日亦復如是今年此人明年依舊此人與不學之人何異又曰人生百年者有幾卽以九十年計之前三十年旣爲舉業文章所牽纏中三十年又爲功名富貴所消磨到六十以後卽發憤欲爲聖賢而精力已竭日暮途窮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此所以眞儒難得而大道乏傳人也學者必自幼卽志聖人之學以舉業聽之時命庶乎將來有真人品眞事功程子云每月以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此至言也

唐鑑學案輯

宋徐度卻埽編劉待制安世晚居南京客或問曰待制閒居何以遣日正色對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

烏程潘東暘開甲嘗論學於家其子問朱陸異同優劣君曰學者宜收拾身心慎勿道聽塗說業日修得失自見先儒優劣辨之不差毫釐與我何涉耶

朱彝尊撰墓志銘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

墀按魏志卷十一注傳子曰年八十

而不倦於書籍者余於胡徵君見之矣徵君名昭字孔明潁川人卷二十中山王袁傳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蜀志向朗傳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垂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三國時之老而能學者不獨孟德與伯業也東坡云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東坡以論

語解寄文潞公書云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予竊謂年齒雖高而能畱意於學此固非易事然於其中亦自有味蓋老者更事既熟見理既明開卷之際迎刃而解如行舊路而見故人所謂溫故知新者人於少年讀書與中年晚年所見各不同其作文亦然故老而能學蓋自有以樂之也費補之哀之言如此見所著梁谿漫志李昭

玘則云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耄學之苦又古今有同歎矣秉燭夜遊何如及時行樂乎

黃鷗鵠先生宗炎嘗解易離之三曰人至日昃任達之士託情物外則自謂有觀化之樂故鼓缶而歌不然憂生嗟

老戚戚寡歡不彼則此人間惟此二種皆凶道也君子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衛武公之所以賢也

全祖望
神道表

荆溪任翼聖啟運官翰詹感世宗特達之知自以年齒就衰恐不克報稱益刻苦研窮嘗書自責語曰疇孝疇弟汝亦喜之匪忠匪信汝亦詆之上古下今言之亹亹躬之不逮曾不自恥孔曾思孟實惟汝師日面命汝汝頑不知既頑且鈍朴教宜施痛自懲責涕泗連沛嗚乎老矣瞑以爲期時年七十有二

吳德旋
撰傳

新安程魚門編修晉芳年六十猶日有課程溫習經史經或幾章史或幾卷流覽古人詩文幾冊以小盂貯紅豆記其所讀之數夕則覆驗之

徐受書
撰墓表

東坡集卷六十三記歐陽公論文云無它術惟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卽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司馬溫公答孔司戶文仲書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湊奧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

眞西山日湖文集序致飾語言不若養其氣求工筆札不若勵於學氣完而學粹則雖崇德廣業亦自此進況其外之文乎

宋景文祁筆記余少爲學本無師友家苦貧無書習作詩賦未始有志立名於當世也願計粟米養親紹家閥耳年

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奇之以爲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歟天聖甲子從鄉貢試禮部故龍圖學士劉公歎所試詞賦大稱之朝以爲諸生冠吾始重自淬厲力於學模寫有名士文章諸儒頗稱以爲是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於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涯略因取試五十以前所爲文赧然汗下知未嘗得作者藩籬而所效皆糟粕芻狗矣次
錄宋景公文曰每見舊作文憎之欲焚棄歐公曰著述須老後積勤宜少年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位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五經皆不

同體孔子沒後百家奮興類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嗚呼吾亦悟之晚矣雖然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成云

杭世駿撰閻若璩傳云一日在徐邸夜飲公云今日直起居注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何本若璩言宋陳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第不知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再肇州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

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

宋太祖
改元乾

德後得蜀宮人舊鑑其背有乾德四年鑄字間之學士竇儀乃知蜀王衍先有此號畢尙書沅續資治通鑑考異引者舊續聞云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字它皆磨滅不可識合諸人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然則竇儀又不知輔公祐已有此號矣

古人謂書至死讀不盡即使有年亦未必能無恨也

顏氏家訓勉學篇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

無祿位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伸供養每被課督勤勞經史未知爲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爲心父當以教爲事使汝棄學徇財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藜羹縕褐我自欲之

周密齊東野語卷二十裴度嘗訓其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

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孝信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似祖裴語特易文種爲書種耳練兼善嘗對書太息曰吾老矣非求聞者姑下後世種子耳余家有書種堂蓋兼取二公之說云

宋袁襄楓窗小牘東坡歐公集序云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媿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劉隋司馬溫公文集序云是文也君天下者得之足以鑑興衰通治體

公卿大夫得之足以勸忠嘉盡臣節士庶人得之足以檢身厲行爲君子之歸以至山顚水涯幽人放客得之則浩歌流詠斟酌饜飫隨取隨足兩公之文眞不媿蘇劉序言也

宣城施愚山閨章謂山谷言近世少年不肯深治經史往往給於詩故致遠則泥此最爲鍼砭詩如其人不可不慎

國史本傳

前明楊東里自序其詩云古人之善詩者一出於正用之鄉閭邦國有裨世道夫詩之所發也三代公卿下至閨門女子皆有作以言志而其詩可傳余早未聞道既溺於俗又往往不得已又應人之求卽其志之所存者無幾矣華

容嚴首昇平子序劉長卿詩曰吾代爲詩者視前代益多而詩益衰蓋國家功令初不繇此取士士大夫不以此輕重人才凡此居然作詩者其於詩非眞如嗜酒好色不能自已於性情也或少年好名精神大半耗於干祿之學而復以其緒餘分風流一席不然則有薦紳先生勞於王事畫錦之餘萬全孫謀然後以其旣衰血氣應酬山水花月之間之二者以外則又有布衣之徒其始學制舉藝不成退而學詩思挾以涉四方遊大人不得已而從事無惑乎於此道概乎未有聞也越卓凡其杰山水移序云古今爲詩者自漢魏而下唐人以全力宋人以半力我明人只以餘力蓋士自束髮攻制藝卽凜凜功令固敢措片語於格

時有所憚而不暇也迨通籍以後高者翹翔木天粉署
次者分理劇邑阽邊朝考夕糾顧其職業時有所分而不
給也高才之士非不抽元抉奧豎幟詞壇終是奔走風塵
所應酬者率皆金門紫陌遷除祝頌之詞安所得佳句而
稱之又其甚也每見皓首窮經反以衡泌爲苦卽或終南
借徑原未領畧川巖下至朝燕暮楚之跋涉閑關徒增浩
歎傍人門戶聊取救飢恐於山水之趣概未知也夫詩之
爲道不苦心不深不積學不厚不闡智借慧於山水不靈
云云山水移楊龍友文驄所著盧見曾顏師古匡謬正俗
序唐人尙詩賦而師古沖遠獨畢力於經史近代探唐人
之詩者無慮數千家二君者顧不預焉用知古人學有專

門不尙兼長觀數公之論吾輩之詩其亦可以已矣吾鄉
方菊人文嘗以作詩妨學爲余誠桃源向梅修大令謂余
年壽已迫於詩文二者宜擇一自精不可兼涉亡友平江
鍾亦皋云吾輩若止辨作詩人可恥之甚皆藥石之言附
志於此以爲余警舊五代史晉書李懌傳時詔翰林學士
院作一詩一賦下禮部爲舉人格樣懌曰李懌識字有數
頃歲因人偶得及第敢與後生髦俊爲之標格假令今卻
稱進士就春官求試落第必矣格賦格詩不敢應詔君子
多其識大體文與可墨竹揮灑不能自己後見人設置筆
研卽逡巡避去求之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答曰吾向
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竹是

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余詩不如與可墨竹之工而不
敢與人爭能且力求病之速已則其志也雖然此豈易哉
楊文公談苑載周世宗嘗爲小詩示竇儼儼言今四方僞
主各能爲之若求工則廢務不工則爲所窺世宗遂不復
作冊府元龜明宗戒秦王重榮曰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
名不暇留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論說經義雖不深達
其旨大約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親附之庶幾
有益吾見先皇時愛自作謌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
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強於此唯書
義尙欲耳裏頻聞

北夢瑣言或有述李頻詩於錢尙父云只將五字句用破

一生心尙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苦哉
國朝晉江丁雁水煒著有問山詩集十卷嘗曰天下莫不
爲詩連篇累牘雲馳泉湧可謂大盛顧唐家音律與晉室
清談士大夫靡然成俗至於曠職廢業以求一二字句之
工又余之所懼矣

蔡汝楠字子木始好爲詩有重名中年好經學及官江西
與鄒守一羅洪先游學益進然詩由此不工云

朱子曰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
陷溺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思量詩句呂氏童
蒙訓姜潛至之仁宗朝老儒先生也不喜人作詩云招悔
吝損心氣

宋王邁敬滄州塵缶編

程公許撰

西山真先生文忠公不喜作

詩嘗語門人曰予每不減班史古今人物表且有感程正公且作第一等人之言頃詮次聖賢別爲一表以傳道者爲第一德行次之節義又次之而後及於講明學術之儒先建列論議之公卿植立功業之將相曰循吏曰逸民皆品列臚分之若文裁則在數等之下詩又其下矣

陸心源
皕宋樓

藏書
志

張維屏聽松廬詩話相傳某官行取御史入都以詩質於秋谷佐以土儀秋谷復之云土儀拜登詩集璧謝其人銜之於是有所糾劾之事又馮協一者文毅公之子也沒後檢遺藁求正於秋谷秋谷爲之序嘲謔百端夫詩一藝耳已

能之固無可驕人不能亦無可謂如驕而加之以薄無乃
於溫柔敦厚之旨先自失乎秋谷者山東益都趙編修執
信

元人楊瑀山居新話巒巒平章字子山號正齋恕叟又號
蓬累叟康里人一日與余論書法及叩有人一日能寫幾
字余曰曾聞松雪公言一日寫一萬字巒曰余一日寫三
萬字未嘗輟筆余切敬服之凡學一藝不立志用工可傳
遠乎

姜白石詩說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
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
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



措辭者也篇終出人意表或反終篇之意皆妙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始於意格成於句字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一篇全在結句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若夫意盡辭不盡剡溪歸棹是也辭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也溫伯雪子曰擊而道存見莊子田子方篇一家之言自有一家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韻聲乃是歸宿處撫仿者語雖似之韻則亡矣見王漁洋香祖筆記

宋人盛庶齋老學叢談晦菴先生云劉元城與劉壯輿說某人字畫不正必是心術不明年來後生寫字多破體不

思東晉時江東分王元氣坼裂風俗澆漓清談誤國字畫
何取盛唐及宋初諸公字畫重厚何嘗破體今或多或少
妄爲增減佩觿集點畫之間有關造化況一點一畫不同
聲音便別歐陽公嘗言所謂法帖者率皆弔喪候病敘睽
離通問訊施於朋友不過數行而已高文大冊何嘗用此
甚至刊爲字本以誤學者姚公牧菴近刊五經文字於寧
國路學正教之意深矣